

張
惘
都
良



懷

惻



3 0515 4160 9

序

胡仲持

這本小小的集子，包含着短篇小說十三篇，——這些都是都良近三年來的作品，有的在日報上登載過，有的在雜誌上發表過。我把這些作品整理一下，教書局付印，纔成了這一本集子。其中我所最喜歡的是「悵惘」一篇，所以我便拿悵惘來做這本集子的總名。

都良是我最相知的朋友，我和他同過學，到如今還做着同事。他的家世，和他歷來的遭遇，在他的朋友們中間，我比誰都知道的詳細些。記得似乎有一個批評家曾說過：「要完全瞭解一種作品，首須知道作者的生平。」照此說來，我也許可以算是能夠瞭解都良作品的一個人罷。因此我敢放肆着在這裏寫一點我的意見。

這裏幾篇作品所描寫的大都是人生的平淡無奇的一點痕跡，並不是什

麼奇詭突兀的情節。現代名家的作風，大抵有着這樣的傾向。因為專着眼於情節之奇突的所謂浪漫派小說，現在已經成爲過去了。描寫人生一部分的瑣屑事情，並不是一件容易事，這往往容易陷於使讀者索然寡味的弊病，然而都良却具有敏銳過人的觀察力，能夠注意到人家所忽略的地方；他又善於運用他那委婉的文筆，以表達任何深邃曲折的思想；此外他又富於濃厚真摯的情感，往往散布在他的作品中間，引起讀者的共鳴。因爲有這幾種的長處，所以他大部分的作品，雖描寫着很平凡的人生的片段，也是精采而不沈悶的。我現在且舉幾個例罷。「悵惘」敘着缺乏性的慰藉的王阿曲，對於幸福的兩性生活的嫉妒有一段道：

『一路走去，全不會有人和他招呼。今天路上的行人分外多：一對一對的，觸目皆是。攜手挽臂，種種肉麻的情形，王阿曲看了，頗憤憤，以爲有意侮辱他。甚至於洋公司裏看門阿二，也挾着一個婦人，

在他面前走過，這格外使他不快。他心裏惱想着「天地之大，竟沒有我的一對！」這實在不像一個獨身主義者的論調。」

看了人家肉麻的情形，竟以為是有意侮辱自己，這種意境豈是一般淺薄的作家所能體味得到麼？又「母親的心」描寫着母親愛子之情，有一段道：

「當他吃的時候，三個人都旁坐着看他，母親更注意他的面色，又過來用手摸他的背部和臂膀，爽然道：「看你面色倒好，身上肉依舊不多。」他立時明白母親的意思，想格外用有力的口吻去抑止她纔萌動的愛思，就道：「母親說我身上不胖，但是我的體力實在好，這一年中連頭也不會痛過一次，胖不胖倒不成問題呢。」姊姊也接着說：「身體果然較前強得多了。你看他行走時兩腳放下去很有些堅實的意思。」母親聽了，這纔愉快。」

作者把一個母親關心愛兒健康的神情，活躍地顯現在紙上。這是何等真切的描寫啊！又「她的苦悶」描寫一個天真的少女和她的姐夫在一塊兒閒談的情形，很是細膩動人。有一段道：

「於是她真就備辦了麵包和火酒，立刻爲他烘炙起來，一雙潔白帶有寶石光采的纖手，不住的在他面前晃蕩運行，教他看了發眩，竟至停杯不飲了。她微笑道：「爲什麼不喝呢？你看窗外月色，何等清綺！

你就爲這點分上，也該多喝一些。」

這樣地形容兩性的吸引，真可謂神妙極了。又「遊藝會」有一段道：「最後一齣正劇開始時全場似乎比較的靜一些。劇中主要人物，自然是一男一女；飾的人也是一男一女。劇情似乎不很合式，然而藝術工夫確有可驚，男女做手都異乎尋常的細膩熨貼，表情之真切，真切到幾乎叫人忘却是在演劇了。這一層觀者沒有不歎爲神化，於是喝采拍

手，又一疊連三的起來了。』

這是對於性的吸引之又一種描寫法了。男女合演是每每於不知不覺中把假的感情轉變為真的感情的，合演而促成愛戀者之多也就是爲此。這裏輕描淡寫的「真切到幾乎叫人忘卻是在演劇了」這一句，是何等高妙的一種諷刺呵！

這樣的例舉也不勝舉了。總之，我覺得幾個偉大的作家所有的奧秘，本書的作者已經有幾分是探得了。

這幾篇作品，有一個共通的中心思想，就是性（Sex）支配着人生。——這也是著名心理學家弗勞特博士（Dr. Freud）所創的一種學說。他把人類一切的行爲都歸因於性。現代的心理學者大抵是信奉此說的。現在本書的作者竟不期然而然地有着相同的發見了，這種發見在「美人心」中顯示的最爲明白。這一篇的風格是獨創的，內中說是一個沈悶過度的青

年不要天公擲下的金鑽，也不要天公擲下的諾貝爾獎章，只見降下一位美人來纔覺得合乎自己切心的願望。這篇的寓意顯然是說一般青年煩悶的原因，大抵不外乎對於異性的要求。篇末說那位青年要和美人接吻時，忽發覺她的視線直注在獎章和金鑽上面，而絲毫不顧到他。這從女性的立點看起來，似乎有點和前意矛盾了；其實作者後一層的用意，乃是譏刺一般的女性在戀愛選擇上偏着眼於名譽和金錢，並非否認女性沒有性的要求哩。

都良在修辭學上的功夫是我所極端佩服的。他一向努力於古籍，到如今還繼續鑽研着。他在舊文學方面已經有了高深的造就，那些文言的作品，是為當今第一流的碩宿名儒所稱道的。他對於白話文比較的少做，然而那些少許的作品，從修辭學上看來，卻也無一不好。句法固然顯豁，用字尤極精當，至於詞藻之豐富，更不必說了。他的白話文所以做的這麼好，大概還得益於文言文方面的努力。我覺得在修辭學上文言文和白話文是有

着共通的途徑的。

這里十多篇作品除了文筆優美之外，每篇還都有一種新穎的風趣，這種風趣有幾分可說是從中外幾個名家的作品上獲得的。都良因為努力古籍的緣故，對於所謂新文學的作品比較的少看，然而他不看則已，一看便能夠捉住那作品中精采的所在，他看一部書所得的益處往往比別的粗疎的青年看十部書還多，所以從他的作品裏面很可以看出從名家作品上所受的影響來。

—— 序 ——

這一本集子還不過是都良初次創作的一部分成績，然而已經很有可觀了。我想此後一定可以產出更進步的作品來，我希望都良格外地努力！

拉雜地寫一點勉強當作這本集子的序。

十四，九，二十，在商報館。

— 序 —

857.63
765

目次

——	目次	——
——	母親的心.....	一〇七
——	元旦的湯圓禍.....	九九
——	三張美術片.....	九一
——	優勝劣敗.....	六九
——	回鄉.....	六一
——	美人之心.....	五七
——	游藝會.....	四五
——	外慕.....	三五
——	她的煩惱.....	一一
——	悵惘.....	一

— 次 目 —

E 姑娘的入學問題	一五
出嫁	二三
謹愿者的失敗	二七
怎樣關係	三三
盤算錯了	四一

悵 悵

一年到頭機械一般工作着的王阿曲，偶然得到一天「奉旨休息」的假期，便覺得有些手足無措。人家見他穿著半新不舊的寬博衣，在街上大搖大擺的踱著，也個個要奇怪起來，不免打問他一聲。他翹起大拇指來，揚揚的說：『奉旨休息！』

王阿曲是一個窮人，而穿長衣者。他當極不得意的時候，常常對着長衣發悵，他說：『爲要維持這半截東西，便教我多吃些苦。』這句話倒有悵意，被一般有同等感想的人，嘆爲名言。但是實際上，可說不定；因爲照王阿曲的能力估來，脫了長衣，便會得發，誰何人不能給予一些確實的保障。至於王阿曲，只發牢騷而不實行，也自有故。據他自己說：在前清是一個秀才資格，所以今日必須維持這一件長衫；而且他寫得一筆好小楷

，工整精緻，在普通抄胥中，要推獨步，這正是他維持長衣的利器，而長衣也是他發展本能的工具。有了這樣密切關係，所以無論苦到如何地步，王阿曲也不肯輕易脫去長衣，何況他現在長衣隊中，已占著些勢面呢？

王阿曲三十幾歲年紀，短小身材，面貌倒還端正，只是肩背微微有些聳起，窮苦出身，一向不會有過妻子。他自己說是抱獨身主義。據他幾個朋友說：他爲了境地關係，暫時做一個假借的獨身主義者，決不是他的本意。自從他充了一家洋公司的抄寫以後，他的主義，便漸漸有些把不住，或者竟有自己取消之一日咧。

王阿曲自從民國十年，得到發迹的機會以後，便把怨恨長衣的觀念，根本取消。因爲他現在確非長衣不行了。他得在洋公司裏充當抄寫，未嘗不是長衣的助力。那時他正在一個幫辦律師手下，做一個謄錄員，洋公司的經理到幫辦律師這裏來，見了他工整光潤的字，很加贊賞。恰好洋公司

裏，有一個抄寫，受了交易所的誘引，自己告辭出去，洋公司的經理，便把他要了去補缺。王阿曲是向來羨慕著洋公司的缺分的，現在廁身進去，足足有二十四元一月的薪水，自然高與非凡。而洋公司的經理，以為王阿曲是自己一手提拔的人，應該有些感恩圖報的意思，所以特別加重他的職務，以示寵異。星期日大家休息，而王阿曲還是埋頭抄寫著，遇到特別的假期，纔許他自由。這在王阿曲，便認為奉旨休息了。

陽曆元旦，當然是他奉旨休息的一日了。這天他睡到中午纔起來，別人逢著假期，只覺得光陰短，他却只覺得長，正因為他是沒有家小的人，而又無其他消磨光陰的本領，平日機械一般工作慣的，忽然屯空起來，有些無所措手足的神氣。而且好好一個抱獨身主義的人，在這惆悵無聊的時候，不免有些羨慕家室的念頭。這在他也認為有避去的必要，所以他決計出門，去訪一個朋友，預備同去喝幾杯酒，談一回心，隨路看看女人，倒

—— 網 棍 ——
是一個尋樂的方法。

看女人的念頭，近來著實在王阿曲心中，占了位置，雖然他自認是秀才出身，有時也很覺得看女人爲不正經；但是同時他又不知從何處發明一句『看看無妨』的妙話，輕輕掩護了自己的行爲。

王阿曲出了門，摸一摸身邊，鏘然作聲的，還有兩大圓，於是膽便壯了。他決意先去拜訪洋公司裏的司事陳先生，因爲昨天會同他約過一聲，而且知道他是社交場中的要員，想從他口中，聽到些有趣味的新聞，開一開心。

一路走去，全不會有人和他招呼；今天路上的行人分外多，一對一對的，觸目皆是。攆手挽臂種種肉麻的情形，王阿曲看了頗憤憤，以爲有意侮弄他。甚至於洋公司裏看門阿二，也挾著一個婦人，在他面前走過。這格外使他不快，他心裏惱想著，天地之大，竟沒有我的一對。這實在不

像一個獨身主義者的論調。

當王阿曲發風動氣的時候，而眼前的豔遇也來了。一位海軍裝束的女學生，急匆匆的迎面走來，於漫不經意中踏了他一脚。王阿曲的腳上，立刻覺到痛。一看是女學生，便木然無語，心中着實轉念，或者可以得到她幾句道歉的話咧。其實王阿曲若是一個西裝少年，或是漂亮些的學生，那他的預想，一定不見得錯。不幸他是一個頭腦間帶有土氣的人，便不在女學生的眼中了。她不但道歉，而且還瞪着眼叱他走路不生眼的話。這在一向不會和女人對過口的王阿曲承受着，似乎還以為值得。雖然心中頗不謂然，却沒有一些怒氣；更想藉此機緣，和她對談幾句。他就決意自己承認，向她賠罪。但是話未出口，她已走開，他也終於快快的走了。

既已到陳先生家的門口，便去按了電鈴，裏面一男一女的聲音齊問道：

『是誰？』『是我！王阿曲來看陳先生。』

陳先生來開了門。王阿曲便想進去。然而陳先生頗有些不讓他進去的樣子。他背後立著一位裝束齊整的婦人，洗着臉灼視要進來的客人，露出很討厭的樣子。王阿曲立刻知道事情不妙了。

『老曲！你怎麼會來。事情不湊巧，兄弟正要出去，怎麼好呢？』陳先生抱歉似的說，『不要緊！我也不是專來訪你的。但是你到什麼地方去？你的夫人同去麼？』王阿曲於失望中，故作從容的態度。

『我們看戲去，因為有她母親在戲園裏相等，所以不能不去。但是教你空走一踏，我總覺得於心不安。我想李大頭今天一定在家，他家離這裏不遠，你何妨去看看他。』

『那麼，我就看李大頭去。』

他們就此作別了。陳先生拉了他夫人向東，王阿曲摸著原路向西。他不時回過頭來看他們，但也怕他們回過頭來看他。到得大家見不得的時候

，王阿曲心裏又蒙上一層不快。

王阿曲已到過李大頭的家裏了。但是不到十分鐘便出來，因為李大頭正和幾個女眷們打牌。他一去便大掃他們的興，所以不得不即走。出來之後，着實有些惘然。他想一般有家小的人，簡直都這樣慢視客人，現在決計要找一個沒有家小的人去談談。於是想起打字的小汪來，頓時又覺得很高興。因為小汪卻是一個單身漢，而且向來不喜歡哄熱鬧，在這假期中，一定悄悄的獨處在寓所裏，正可拉他同去喝酒。於是王阿曲便一直奔到小汪的寓所裏。

—— 惘 憮 ——

小汪的寓處，有許多人合住着。小汪住在樓上一個廂房，王阿曲從前也會到過一次，所以這番更不煩指引而上樓來。但當他未走盡路梯的時候，忽聞得一陣女兒笑聲，從小汪房裏直透出來。他懷疑着不敢進去，就在路梯頭叫起小汪的名字來。便有一個垂辮的姑娘，翩然從小汪房中轉到左

—— 首的房裏去。小汪也跟著出來，用不歡迎的樣子，歡迎他進去。他微笑着問小汪：『是什麼路數啊。』

—— 憫
『這裏房東的女兒，來跟我學打字的，你也以為驚異麼？』小汪以極從容的話，打破他的疑問。

『學打字！怎麼你的打字機，好端端用布蓋着，一動也不會動過呢？』王阿曲注視著打字機，對着小汪微笑的駁詰。小汪似乎有些慍了。他說：『元旦不該休息麼？你不負調查的責任，何苦細細的盤問，而且你這樣存疑，似乎也很對不起我。』

於是王阿曲於大笑中，把這件事丟開。

『我們喝酒去可好？』

『今天我微微有些頭痛，不能去了。』

『然則在這裏坐談一會何如？』

『也好！但是我或者還要睡一忽兒。』

彼此沈默了一會。小汪今天似乎很不高興，王阿曲還不覺得，儘拿著話同他來談。而小汪只是神情不屬的對著他。

『我剛纔陳老二李大頭家都去過，』王阿曲熱烈的講。

『是是！啊啊！』小汪並不看著他而漫應著。

『陳老二帶着他夫人看戲去了。』

『是是！啊啊！』

『我看你神色不對。你有病麼？』王阿曲改變口風。

『還好！』小汪爽然的答。

於是王阿曲漸漸明白：小汪正在厭倦自己。便也不說下去。小汪也不向他發問。

彼此又靜默了一會。小汪站起來，開始在室中踱索着，似乎心中蘊着

—— 惆 悵 ——
異常的不快，逐漸表現到面部來。這顯然是下了逐客令了。無論王阿曲怎樣貪坐，也不能起身告辭了。

王阿曲纔下了樓。小汪房中，又起了女兒的笑聲。王阿曲大為嘆息，便決計不再訪人，一個人回到酒店裏去喝酒。

王阿曲在酒店裏酒醉歸去，面上很高興。似乎已得到最後的安慰了。

她的煩惱

喝了幾杯酒，臉上一陣陣的發熱，心中突突的只是跳，她覺得有些酒意了，便把一盞粉紅紗罩的電燈臺，移到臥床邊去。一面捲起湖綠色羅帳的一頭，再把兩個潔白的西式枕頭，上下疊了起來。隨手拿了一張報紙，躺下身去細讀。她本來不會喝酒，今朝心中有了不快，纔想借酒力來發散一下；豈知酒一入腸，發出來的反應，并不足以適應她的要求，徒然使她心房更脆弱一些，更容易感受煩悶的牽引罷咧。

她攥著看的，是一張報紙的附張；上面載著不少筆記小說之類。現在她眼線所注的，却是一篇又像小說又像論文的作品；裏面講的，大概是關於配偶上的一種描寫，在怯弱的少女心理，以為很不好意思看的。所以她讀到一半時，她把眼光向房內四面射了一遍，似乎怕人窺見她的秘密。

其實左右並沒有人，於是她又繼續讀下去。假若此時突然有人跨進門來，她一定把這張報紙拋下了。

文字上關於婚姻史的記述，是最容易挑動少女的心事的。何況她今日正爲着自己的終身大事發恨呢？她剛纔喝了酒，不足以排遣，如今又添上一些煩惱的資料。無怪她要憤憤的站起來了。她重復看了一眼這篇作者的名字，然後把這張報紙放下。她在這時，似乎很怪作者不應該拿這些無謂的筆墨，來勾引別人的心事；又怪報館裏的編輯，不應把這類文字，刊登出來；終於抱怨到父母身上去，以爲父母太不體諒自己心事，冒昧的想把這嬌弱的一身斷送了。想到這裏，她大有不能忍受的樣子，於是跑到窗口，吸受些新空氣。那時窗外的月色，雪一般的瀾漫着。幾處零星的草樹，靜悄悄的浸在柔光中，帶著異常的媚態。颯颯的微風，挾著無限的清涼意味，送入她的鼻觀。於是她又立刻覺得融蘇了。

她立在窗前，眼望著如此清綺的月景，覺得腦中有無限的情感鬱宕盤旋，委實有些排遣不得。忽然想起父親臨行的時候，曾有一卷紙件交給她，教她以電話關照她姐夫，即刻來修改一下。她姐夫是一個精巧的技術師，這卷物事，大概是一張圖樣罷。她起初因為心事堆積，只管喝著白蘭地，竟把這事忘卻。現在平空的想起來，忙去看時計表，還只有八點半鐘。料她父母在戲館裏，尚有幾小時留連，叫他來修改圖樣正來得及，而且有人來和自己談一會，或者也可以豁去些心中的煩悶。於是她悄悄的走下樓去，打電話給她姐夫，叫他立刻就來。他完全答應了。她也不再回上樓去，把小客室中的電燈開亮，將室內的陳設，略為整齊一下，在靠窗一張桌子上，添蓋一張幕布，預備姐夫來時工作。一面吩咐廚媪，做兩樣下酒的小菜，因為她姐夫是喜歡喝幾杯酒的。

在她姐夫未來以前，她在客室中，默默的候著，心中仍瀟貯著苦悶。

究竟她爲着什麼事，我在這裏似乎有報告的必要了。其實稍微受過教育的女子，一到十六七歲時候，大都能從自然的衝動中，注意到自己的終身大事——除是絕對錮舊的人，能够始終懷懂著的，——若在不大體察的父母之下，便免不了發生苦悶了。尤其是一般醉心歐化的人，或是一知半解於新思想的，更重視自己的主張；往往因爲婚事上所懷不遂的緣故，引出她不可思議的病態來，或者更提出十分背叛天理的要求。這真可說是世界愈文明，人類愈進化，而苦悶也愈增進了。她是一個洋行買辦的獨養女兒。所謂姊夫，並不是她的親姊夫，是她伯父的女婿。她伯父一鄉名士，極愛她聰敏伶俐，從小就熱心授她文字。她的從兄，又是一個研究西洋文學者。她受了他們父子教導，很能得深切的領會；不要說韓柳歐蘇的文，都能瞭然於胸，就是擺倫薛雷的詩，莎士比亞狄根司的小說，也確經過她一番充實的研究。所以她隱然成了一個貫通中西的女文學家了。像這樣一個女

子，她的志趣自與一般做洋行買辦的人，處於絕對的相反地位了。在平常生活中倘無衝突之點，一談到她自己的終身問題，就引起她的苦悶來了。

在洋行買辦，心中計算著的相攸條件，當然以金錢問題爲前提了。據買辦語人，他擇婿的目標，倒不在乎門閥，而側重於人才主義。但於語氣之中，足使聽者恍然於他之所謂人才者，是只指賺錢的本領而言。這一層在他詭譎自矜之中，早給予他女兒以無限的失望了。現在正有人來給她說媒，開宗明義便說小官人是一個銀行的練習生。這練習生云者，便是將來銀行總理之謂也。這顯然是能賺錢的了。買辦聽着，早已點首。媒人接下去說：他父親又是一個錢莊的老板。這句話對於賺錢本領，益發有了根據了。其餘媒人的誇話，且不必提他。總之，以一個銀行練習生，而又有錢莊老板的父親，便是買辦合格的要求。於是買辦熱烈的同情了。媒人爲了表示慎重起見，還主張約定一個日期，兩家父母互帶着兒女，在戲園中會

一會面。這個提議，買辦也同意了。可是事機不密，給他女兒知道，到得約定日期，她堅持不去。買辦夫婦，以爲女兒怕羞，事實上萬難強行，只得獨自去鑒賞那位未來的女婿。其實她不但怕羞，而且懷恨，因爲她縣遠的情懷中，因學問思想的推移，早定下一個合理的夫婿資格。這銀行練習生算什麼東西呢？父母不諒，違格而求，叫她暗暗恨得什麼似的。至於自己雖有主張，終究因爲怯弱的緣故，不能公然向她父母提出；而且曉得父母正爲酷愛自己，更要貫徹他們的目的，自己主張萬難爲他們所容納。這樣解決不了的一個問題，便把她帶到苦悶的極點了。

現在她悄悄的正想：戲館一面之後，會不會便成了交？假若父母看了不中意，或者因爲彼方看不到自己，無形中吹散了這件事，倒還可以暫時安一安心。萬一事情竟爾步步逼緊起來，那便怎麼得一個自處之道呢？想到這裏，不由她心扉驟縮了。

忽然間，電鈴聲猛震一陣，她立刻曉得姊夫來了，便於倉卒中收斂心事，盈盈的站了起來。預備到門首去迎接她。還未曾走出客室門，一陣窸窣的革履聲，已從侍媪招待聲中，脫離了石級而入地板。由是傳遞而進，終至於一個偉長的男子身軀，矗立在她面前了。他穿了一身嶄新藏青色的洋服，挺白的領巾，蜷曲的頭髮，手裏提着一隻黑皮的小挈篋，與她問訊時，神情異常和婉。接着說，『叔父們想是看戲去了，你終究避着不去麼？』他說這話，分明已經了解內幕的一切，故語時注視着她微笑，含着一些滑稽的意味，她不禁利時紅暈了。

在一杯茶未會喝完以前，她便將父親囑他修改的圖樣，取了出來，請他着手。她唯恐時間不夠，所以這樣的急急。他展開一看，不禁啞然失笑道：『我道是怎樣費時的一回事，不料只這一些些的修改，半小時就可畢事了。』於是他在黑皮小挈篋內，檢出打樣用的器具來，就靠窗桌子上，

依照圖內註明要修改的幾點，細細的運用手腕。果然不到三十分鐘，便告完竣。這在她認爲何等驚奇的藝術啊！

當他埋頭工作的時候，她坐在對面，靜靜的看著他。有時把視線移向窗外，對著清幽的月色，出一會神。可是她終不會用言語來同他問答，惟恐妨礙他的進行。他也正注意在一張紙上，並不理她。偶然抬起頭來，看她一眼，很迅的一瞥，她已立刻察覺，便也轉過臉來看他。當他們視線互觸時，彼此各微微的一笑。在他或者還不爲意，而她却覺得他的目光，不但婉約動人，而且還含有一種神秘的籠罩意味，能夠使她恍如得著奧援似的，膽量驟然壯大起來。她相信他確能解決自己心中的苦悶。於是決意一遇相當機會，要把今日的事同他商量了。

他把圖樣修改停當，放下手中用具，兩手交互的搓著，視線仍然注在紙上，覺得一無弊病。這纔立起身來，開始向她發言道：『珍姑娘！你看

這樣不至於有錯誤罷？」她正在對面倒觀著，見問便走了過來，立在他的身邊，一同看了一會。她似乎因為自己並不了解此中藝術的門徑，不敢發批判的論調，所以對著他不曾有一句相當的贊詞，而只是說：「這是你的過謙罷！當然不至於有錯誤的。現在可以把他收起來麼？」他說：「可以收去了。」於是彼此各忙著收拾桌上的物事。當她已將紙件卷就包好時，他還未會把小皮篋整理完畢，她就在電氣茶壺中，倒了一杯茶，放在桌上，很不經意的同他扯談起來。他把小皮篋料理停當，回到椅上坐下，擎起茶杯，細細的啜著；一面仍繼續地與她談話。他把一杯茶喝完，看了看腕表，意思是要告別了。她無限失望似的問道：「你要去了麼？」「是的。將要十點鐘了！」「你能再留一刻麼？本來我不應該屈你在這麼無聊的地方多住的。但是今夜母親他們都不在家，我一個人實在覺得太孤清了！同那些老悖的廚娘們談著，又十分無意味，所以非分的請求你，再給我做一

會伴。等到他們回來時，用我們汽車，送你歸去。我想姊姊總不至於噴你罷？」她說著不自禁的笑了起來。他也笑道：『姑娘們說話好厲害！教我不得不順從你的請求了。』

她高興著叫廚娘搬進先前做下的小菜來。一面親自開了陳白蘭地瓶，斟在一隻長腳的六角形藍玻璃杯裏，送到他的面前。她的意思，是利乘他多喝幾杯酒，可以聽到他更有趣味些的議論。因為他平日自命精細，對人談吐，總是不著邊際。即使人家是真誠向他商榷的，唯在露醉之後，還能慷慨發揮幾分真實的見解。她今日想探討他的意旨，來解決自己的終身大事，便不能不借此一著了。

他本來一見酒就會心喜的，何況在如此風光旖旎之中，精緻的小菜，玲瓏的杯捲，一切都足使他愜意，自不由他不開懷了。他剛纔喝完一杯，她立刻又來替他斟上。他道：『我胃裏空虛了。怕不能多喝呢！』她說：

『你儘管喝。我來替你炙麵包點飢。』於是她真就備辦了麵包和火酒，立刻爲他烘炙起來。一雙潔白帶有寶石光采的纖手，不住的在他面前晃蕩運行，教他看了發眩，竟至停杯不飲了。她微笑道：『爲什麼不喝呢？你看窗外的月色，何等清綺！你就在這點分上，也該多喝一些。』其時他斜靠在安樂椅上，一副玳瑁夾金的時式眼鏡，在電燈下看起來，會變淺紅色的克羅克玻璃片，襯著他白臉上，因白蘭地而泛出的微紅，手裏又有碧藍的玻璃杯映耀生光，分外覺得風采奕奕。這在她看來，也以爲驚奇了。

寫到這裏，我筆端忽然躊躇起來了。憑是怎樣開通的世界，在如此孤清的月夜，一個還未曾揭開戀愛之幕的少女，對着她素所欽佩的漂亮男子，悄悄的談著看著，彼此發覺了對方的優點，而沒有第三者攙和其間，這是何等動人的事！讀者於此不免要起一種推想，以爲如此下去，作者的筆，要跟著他們墜入三角戀愛的漩渦中去了。結果說不定還有一幕慘劇出現

。因此或者便有神經過敏的，早已怪著作者，謂不應來宣傳這樣不規則的愛的發展。其實這些推想，完全錯誤。我敢担保他們決不至於造成如斯的局面的。不但實際上無此可能，就是心理上也難一致。他固然是一個純然理性化的自重者，並不苟且把人當作戀愛的對象的。她對於他，也只限於敬仰而止，大不了把他如度量衡一般的當作比較的標準，於茫茫人海中，推求夫選，可以格外便利一些罷了。至於在特殊環境支配之下，彼此心理上受了不可思議誘力的壓迫，因而發生一縷綿邈的與奮的非分之想，卻也不能說沒有；但是思想是凌亂不負責任的，而且一飄瞥的衝動，事實上並無何等影響，我們也只可胡亂放過，不必苛求了。

時間一分一分的過去了，她所要商酌的問題，還絲毫未曾提及。心中一急，手中的麵包，也跟着焦了起來。她猝然撤回了手，視察麵包，內外都已成熟，便遞給了他。以後他們就以麵包為談話的中心了。起先是談些

麵包的種類和吃法，漸漸移及於別項的食料，因論食料而由她問起他家居的日常生活來。最後論到她姊姊的身上。她忽然得著機會似的慷慨說道：「像我們姊姊，不可說是不幸福的了。出嫁了幾年，依然保守著女兒時代的活潑愉快。正唯她生活是安定的向上的，不曾經過幾微的挫傷，纔能如此罷！其實女子嫁人，真是學生一大怖事，轉移全局的關鍵，就在乎此！我嘗說過，當新嫁娘坐著彩輿抬出家門時，當前的路分明著有兩條，一條是送往愉快之域的，一條是牽入陰慘之境的。命運的支配全視此一分道之頃，以後的補救就難了。我覺得普天下的女子，嫁了人終多不如意的。真不曉得是誰的罪惡？」她說到這裏，詘然而止，面上滿露著悲涼之色，兩目直注視他，靜待他的回答。

「普天下女子嫁了人總多不如意的……」這是她對他的大挑動，含有一種激戰的意味，要引起他的架搭來。其實以一個未嫁人的少女，對著男

子發出如許激烈的言論，在頭腦稍舊的人聽了，不知要怎樣的驚奇駭怪！說不定還有人說，她是一種勾引的作用，這真是可笑咧！至於他腦子裏充滿了新思想，又一向把她當作弱妹看待的，自不至引以為怪。他起初還想用言語來打趣她幾句，後來一見她悲慨不勝的樣子，曉得她對於自己的婚事，懷有滿腹的牢騷，這正為他所欲知的，便也立刻換了義憤之色，向她說道：

「好一段沉痛的議論！教人聽了，何等感慨！不要說你們同性中人，引以為然，就在我們男子，也當表十二分的同情。可是你說的普天下女子嫁了人總多不如意的這一層，我卻以為言之過當。固然有一部分男子，陋質薄行，極端使一般正在衡求配偶標準的女性失望，但是優秀健全可以滿足她們的要求的，也未嘗沒有。你只說一句總多不如意的話，這是何等籠統的見解，非出於一時之偏激，便陷於觀察之不周。我並不來替男子辯護

，卻要對你謬誤的觀念上加一些相當的糾正。我希望你把眼光放得遠些，不要儘發消極的空論罷。」他說這話，確非以男子地位來指斥異性的高論；實在是對於她的一段忠告，並且希望她聽了這一席話，對於自己婚事的傾嚮，更有一些明顯的表示。

她雖然很了解他是一種善意的勸告，但終究不肯屈服於一個男子的詞鋒之下，所以她聽了，略略把頭一扭，又微微的一哂。在這剎那頃，她端肅而美麗的臉上，顯然的現出處女心驕傲來。他對著悚然，怕她要生氣了。可是她並無怒意，接着用一種更宛轉的口吻，淺笑着對他說道：『你的話固然不錯，但是有一個很深的誤解；就是我所謂不如意，是指嫁後的一切生活而言，你卻拿來當作狹義的對人的不滿，所以對我有眼光放得遠的勸告。其實我正唯放遠眼光，纔有這樣的見解啊！我以為女子嫁人以後，不單是因為夫婿人格有缺點，而獲得精神上重大的失望，便是家庭組織

的不宜，以及種種意外的糾纏，也足以造成她心境的不安，而感到無限悲哀的。且即就人選而言，無論他是藝術家思想家，被社會稱作怎樣上好的人才，但使他只以別的目的爲重，不肯施愛於他的妻子，則在她也有什麼意味？更有一般暴躁的男子，在社會上比較的沒有惡迹，便十分自滿起來，很奢侈的責望着她，任意支配他的意旨教她奉行。自己固然不肯體諒她一些意思，而且還時時表示對她的不滿。這樣不堪的待遇，即使他真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她也已覺很不值得，何況更是不甚可靠的呢！因此我覺得女子嫁人，有三重條件，應當注意的。第一是對方的人格與能力。第二是對方的家庭組織狀況。第三是對方的性情及其諒解精神。只注重門戶產業而忽視人才，與夫只注重人才而不問他的性情及家庭狀況，實在是一樣的錯誤。但是天下能獲得這三項條件的，能有幾何？我這纔敢說不如意的人多呢。」她起初宛轉而道，說到中間，神情又激越起來。終結數語，畢竟

因爲自己還是未嫁的女郎，發如此露骨的主張，略覺嬌羞，語聲也漸趨低微，有些囁嚅光景。終於看到他端坐傾神而聽，并無詫意，便也坦白的說下去了。

他聽了她的話，心中暗暗吃驚着想：『新女子的個性，發展得好厲害！她們簡直要把一切人類的羈絆都擺脫了，自由自在的地過她情感上的美滿生活。但是事實上怎麼辦得到呢？現在社會的組織，還沒有改變，大部分人的腦子裏，依然充滿着舊思想。她們却紛紛要求新的生活。結果徒然造成一種蹉跎的情形，較之朦朧無知的人，豈不要更多一層苦惱麼？』他想到這裏，著實爲她們歎息一番，口中不自覺的衝出非難的論調道：『吾妹所論，痛快是痛快極了！只是我總覺得過分一些。我們既已到社會裏，便不能不適應社會的環境，偶然有幾件不能避免的糾纏事務，也只能受他的牽掣。若一味任性而求，遇到幾微的阻礙，便表示無限的幽怨苦緒，這決

非常人持躬之道。至於像你所說種種對於夫婿的猜疑恐怖，更是完全屬諸過慮。但這是未嫁女子的普通心理，我正不必向你提勸告，將來要有自己覺悟的一日咧。」他說時，對她微笑，接着說：「大凡一般女子，在未嫁以前，總是抱著倔強的態度，以為將來決不向夫婿低首。決不以細事為她夫婿服務。待到既嫁之後，則又把向來一鼓之氣，壓到水平線以下去了。這絕對不用詫異，自然的結果是如此的，算不得軟化，更算不得屈服，只是一種合理的諒解精神。不如此也不成其為家庭。話雖如此，人選終究是要慎重的，你所主張的三項條件，我也認為極合理，現在我且問你，你對於此番提議中的婚事，作何表示呢？」

他末了一句話，當然是她所最欲聞的了。她本來要表白自己的意思，只苦於沒有相當的機會，有了這麼一問，便可讓她儘情地宣發了。但是他還怕她含羞不肯直道，所以於發出此問後，特別把態度斂肅起來，顯示著

異常誠篤的神情；意思是叫她一切不必掩飾。這在她也很了解，略一沉思，便明白的對他說道：『關於這件事，我早想抗議了。總以習俗累人，說出去唯恐被人笑話，除非聽者是一個了澈真義，而又能深悉我之爲人的。父母雖然愛我，終究不便直說。旁人更無論了。私心計議，可以供我商量的，唯你一人。你能否將此中經過情形，報道我聽。因爲他們都還瞞著我，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鱗半爪，教我萬分難受。至於我之爲人，本來已不甘顧俗，讀了幾年書，更覺思想上有特別變遷的地方，生性又拗執不過，經不起挫折的。萬一遇到過分不特意的事，決不能如你所謂適應環境而浮沉著，說不定要索我於枯魚之肆了。你是極明白事理而又一向肯看顧我的，替我設想，該怎麼處呢？』

他一句句聽著，點首不已。他本來很不贊成這次的媒事，現在聽了她一番懇切可憐的話，更深深的同情了。他心裏想：『如果她父親不體察她

的心思，貿然的把她打發到一家爲她所不願去的地方，也許因此便葬送他可愛女兒的一生了！她處在這麼危險地位，誠然有說不出的苦悶，自己以至感關係，在理不應作壁上觀。」想到這裏，便慨然認爲有援助的必要了。

他於未晤見她以前，心中已有了一種爲她設想的拒婚計畫，只是未必肯說出來；因爲他向來怕負責任，又恐以此開罪於她的父親。但在那夜，情形却有不同。一則喝了幾杯酒，激盪了他的俠腸，二則她一番戀戀悲慨的話，委實使他萬分感動。所以他毅然向她說道：『我不聽到你的話倒也罷了。一聽了你剛纔一番訴說，我就不得不勸你拒絕這次婚事的提議了。因爲就你所說，我已完全明瞭你的爲人，決不能同那一家對親的。如果懵然的走過去，一定可以造成你全部的不安。我雖然很明白俗例，是不該破壞人家婚姻的，但爲救濟你的將來起見，不得不在此時，對你直說了。我

於那家情況，知之極詳，他們從前會同我家結過毗隣，所謂小官人者，——就是要同你結親的，——又是我的學生。所以我纔有這樣澈底的了解。他們家裏，確有幾個錢，他父親是一個十分鄙吝守舊的人，他母親性極悍潑，不時同他父親反目。他從小不好讀書，在學校裏只習些胡調之事，純袴氣絕深，現在雖在一家銀行裏充練習生，而於行事一無所問。實際上練習的，却是一些嫖賭之學。銀行裏的當事人，挨著他父親的面子，絲毫奈何他不得。他因此更得任意胡調，這些話都是他行裏一個文牘先生對我說的。這樣人家，你怎麼可以過去？我本來早想對你父親提出勸告，教他不要答應。只因他對我的意見，向來處於反對地位，凡是我所說的話，幾乎都不中他的聽。而且他又是成見極深，帶些剛愎氣的，或者因我一句反對的話，倒反促進他嚮往之心，事實上豈不是重誤你麼？爲此我不敢同他直說，只能悄悄的告訴你，還是你自己打定主意罷！」

她聽着他的話，逐漸的低下頭去，面色時時翻變，大有倉皇的樣子。最後發出嬌楚之聲道：『是啊！這怎麼好呢！我父親爲人誠有如兄所謂，成見極深，帶有剛愎氣的。即使我鼓著勇氣，向他說明不願，也未必能獲他的諒解。但是這樣人家，教我過去，也是萬萬沒有的事。必不得已時，我只能一死了罷。』她說到此時，真覺悲惋不勝了。

『死是什麼話！決心倒應該表示的。』他懷有充分定力似的，從容著說，『表示決心，死以外，尚有一條光明之路，足以爲權宜自衛的。你忘却A女士的故事麼。我當時不會對你說過，是一個緩兵之計麼？你還以爲不然，後來怎麼樣呢？其實這麼一回事，也已成爲社會上流行的公式了。你正不妨採用一下，救了暫時之急，後來改變方針，是不難的。你以此決心向父親表白，發言固較容易，收效也更可靠。不但眼前危急，可以避免，便是將來糾纏，也好豁除。以後儘有餘地，可以聽你徐徐衡求人選了。』

他們的談話，爲劇烈的電鈴聲所震斷。她曉得父母們看戲回來了，就擺手教他不要再說下去。但心中已恍然領會著他言中之意，臉上立刻現出一番流暢愉慰之色，更逗著無限感激的神情。

★

★

★

★

洋行買辦終究不能得到這個錢莊老板的兒子，又是銀行練習生，來做他的快婿。這在他是何等的遺憾！但有什麼法兒呢？他女兒已是一個抱不嫁主義的人了。

— 馮 頌 的 她 —

外 幕

夜裏的鐘，報過十一下，鄰近人家，早已四壁洗洗了。而住在前街的張家樓上，一燈猶明，隱約還有琅琅的書聲洗浮著。這便是張先生異於人的地方了。其實張先生的家道尙未到小康之境，自己又只在一個女學校裏當教員，所入并不豐裕；平日對於經濟高頭，也很講究，絕對不至於有這樣深夜篝燈的浪費的事。而在這天却是例外。因為他正找到一個出風頭的機會，與前途榮譽有關，不得不急急趕着做。時間匆促，便至於破例了。

—— 外 幕 ——

那時他正拿着一枝筆，顛頭簸腦的做一篇高談婦女問題的新論文，其實他這篇文章，與其說是新，不如說是舊；與其說是做出來的，不如說是編綴成的。因為裏面一片恭維女界的話，什麼婦女應當解放，女子人格應當尊重，都在報紙雜誌上見過而又見過，竟是一種陳舊不堪的濫調。而且一到

張先生手裏，又不知把他來改變一下，只是拏著幾本雜誌，東抄一段，西襲幾句，胡亂成就了一篇。這便難說是做出來的新文章了。然而張先生不以爲嫌，他正預備明日送到女校裏新出的週報上去發表，以爲這樣偉論，發表出來，一定能夠博得全體女學生的同情，說不定便有人對他表示相當的敬意，甚而至於因敬而生愛咧！想到這裏，張先生便覺得樂不可支了。他一壁想一壁讀，讀到得意之處，禁不得要拍案叫起絕來，而惜乎旁邊少一個鑒賞的人，有雖有一個，却是沒有鑒賞能力的。其人便是他的夫人，那時正坐在他對面補襪子，全不理會他的神情。張先生未嘗不想把自己得意之筆，細細講給她聽，引起她的贊歎。但是他很明白他的夫人因爲不能早眠的緣故，正在抱怨自己，即使講給她聽，也不見得就來附和；而且講來也很費事，所以他終於沒有講。然也時時用眼去瞞她，而她只是不理會。於是張先生決絕的失望了。因這番失望，而引起他對於夫人的不滿來。

更因不滿於傅夫人，愈覺得這篇新文章有發表的必要了。

自從這篇論文在女學週報上發表出來以後，不知道因為他的抄襲法有特別妙處呢，還是內地學校裏的人眼孔來得淺陋，全校女學生對於他都有些肅然起敬了。她們起先之看得起張先生，只因爲他衣服還穿得漂亮，言語還來得輕巧，而於他的學問如何，並不會考究過。現在纔發覺他於應酬工夫以外，還有一副淵博的天才，這不能不叫人歎服了。而且張先生在學校中，是一個數學教員；以數學教員而能發如許新文化式的論調，其能力便應取國文教員而代之。這一節在女學生心中，也認爲有討論的價值了。至於張先生在這女學校裏執教鞭，不過三月光景，在他個人的氣象上，已起了很多的變化。顯而易見的有三件事；從前他在別個學校時，是一個著名的戀家者；一退課便回家去，學校中什麼事情都不值他干預。現在却能在學校中多留時刻了。自從學生見了他的論文，對他格外表示好感以後，

他也更熱心從事，把行李搬到學校裏來住，甚而至於在禮拜六一天，別個教員都歸去的時候，他還因為要改數學課卷的緣故，仍獨留在學校裏。從前他是一心從事於數學的，數學以外的書，簡直一不去看；現在却能時時瀏覽新出的雜誌，對學生也講些新學說新主張，以至於有討論婦女問題一類的大文章發表，而數學一道，反不在他研究中了。從前他是一個深沈刻削的人，平日死板板的面孔，不常見他笑容，現在却涵養成一番溫馨婉篤的氣象，上課時節語軟聲低，著實容易使人受其感動，這種種都是他改變的地方。所以然者，一半因為他久處在羣雌包圍之中，無形之中受了女性的漸漬融化；一半因為他以師長資格，對此一羣學生，想於尊重女性之中，寓指導教化之旨。不得不力事揣摩，切求感孚。久而久之，便至於失却主觀，完全接受他人的暗示，正和受催眠術的人一般，以學生的趨向為趨向，以學生的意志為意志。這一節，我們甚應該可憐他，而稱之為教育家

似覺無愧於心；至於通常稱頌教育家一些膚廓無當的字，如「循循善誘」一句話，加在張先生身上，也似乎沒有什麼語病的了。

張先生對待女學生的唯一妙訣，便是把自己看得極渺小，渺小得幾乎不成其爲師長，然後學生絕對不覺得他有可畏懼之處，而只當他是一個偶然可親的朋友了。張先生因此得到和學生接近的機會。非上課時間，學生常常到他的住室裏來，請他給她們做些代筆事情，甚而至於有學校課內應作的圖畫，來請他代畫的。他一一答應，並不會拒絕過她們一次。所以她們都異常感激他，也給予他一些相當的服務，或是代他整理書桌上堆著的書籍，或是替他摺疊亂放著的衣服。這在張先生便覺得非常高興。尤其使他欣幸的，便是小張的徽號，已播諸女女之口了。（註女女便是個個女學生的意思，列如人人）這小之謂者，本來是一種不重視的表示，而在這裏女學生的口中，却是親暱之稱。凡稱作小什麼者，即是引而近之的意思。

正唯如此，所以並不輕易給予人以小字輩，而其得到小字輩頭銜的，便如荷異榮殊錫一般的了。在這學校裏，從前有一位姓汪的體操教員。學生因為他生得短小精悍，面孔紅得像蘋果一般，曾經稱過他爲小汪。自從小汪出校以後，便一直不曾有過小，雖有一位圖畫兼唱歌教員極力運動這個小字輩，到底不曾成功。他快快至於如今。張先生以後來資格，居然獲厥勳號，真是萬分微幸的事，其得意也就可想而知了。

張先生對著女學生，雖很渺小自己，一到家裏，便不同了。似乎他在學校裏所受渺小的虧，一一要取償於他夫人之前。於是他便張著傲兀之氣，指揮一切；他夫人也曲躬唯命的順從着，並不以他的不渺小爲可異。慮因爲她是不識字的婦人，只知道尊重丈夫的命令，更沒有絲毫反抗的心思。張先生利用她這個缺點，便更擴張其夫權。雖然他在學校裏，常常發尊重女性的論調，但是他之所謂女性，大概是指一般有條件的女性，若像他

夫人這樣女人，便不配列在女性之內了。他近來確乎很看不起夫人，一踏入家門，見了他夫人篤實無華的妝束，板滯老成的舉止，淡漠不歡的神情，立刻便會頭痛起來。而且她當他在家時，總是忙碌着做事情，並不來同他盤桓；即使對話起來，也只是些枯燥無味的正經問答，不能使他得到一些甜蜜的快慰。這在他更引為重大的失意。於是他往往在這無聊之際，想起學校裏的情形來了。課堂裏一排排坐着的，幾乎沒有一個不是俏俐活潑，風韻秀出的。偶然有幾個走過來問問字，那些帶媚的神氣，更引得他神往了。現在他細細看他夫人，妝束既不如她們的漂亮，行動復不及她們的天矯，甚而至於一盼瞭一話言，都沒有她們婉豔動人之處。這樣想下去，終至於悵悵而起，即刻回到學校裏去。

學校與家庭，在張先生看來重心點已完全易位了。從前只想退課回家的他，現在竟說起家庭空氣是冷酷的，學校空氣是溫潤的話來。這顯然是

張先生著了道兒了。幸而有一件意外的事，給他直覺上一個刺激，還能夠把他帶回到理解的地位上去。不然便危險了。所謂意外的事，本來也不是意外，而在張先生，却認為意外。他最看重最屬意的一個學生，最多到他的住室裏來，據他說對於他最有意思的這樣一個人，突然有了出嫁的消息了。他初聽到時，著實有些惘然，繼而又起了恐慌。心中一輪，不要她因為與我有情的緣故，便鬧出抗嫁的事情來啊！這到有些爲難了。其實張先生這層恐慌，完全屬諸過慮，因為她到婚期一近，便愉快無比的回家去。以後固然沒有聽得有如何抗嫁的舉動，去時對張先生並一些留戀惜別之情也沒有。於是張先生復惘然了。過了一節，他纔在路上遇到她，她正掛在一個闊綽少年的臂上，得意揚揚的走過，見了他只微微點一點首，并招呼也不會招呼。張先生這纔恍然於妄用其情，帶氣帶惱的跑回校裏，足足有一夜不曾合眼。

然而事情還不止此。張先生遇到這樣失望之事，不免有些心煩慮亂，對於到他住室裏來纏繞的幾個學生，便也懶於應酬。而那些養尊處優的學生，却絕對不肯體諒人。她們受慣了張先生尊敬的，現在忽而降了熱度，便都有些快快了。這樣便是不尊重女性，而不尊重女性者，便是大不道。她們一致的決議，以後不再到張先生的住室裏來。張先生接到這樣哀的美敦書，雖然誠惶誠恐，一時也不得補救的方法，只有徐圖恢復罷。其實以有小字輩頭銜的張先生，縱使一時失了學生的歡心，恢復過來，却也易如反掌。但是張先生的佳運不濟，正於此時，學校裏又添聘了一個教員。這因為校長先生覺得張先生近來對於教授數學，不很熱心，而最有勢力的董兒子，正苦沒有地方。於是便請了他來，分了張先生一級數學去，又從別個教員手裏，分得一級英文。那位英算教員，剛從新文化發源地的大學畢業出來，自是一位嶄然的維新人物。到校不數天，便已儘量發揮他懷抱

的本能。於是全校的學生都悚然了。她們既目震於他鮮明的洋裝，復神馳於他嶄新的議論，不期而然人心一致的傾倒他，而把張先生當作『黔之驢』看待了。張先生既備受同事的冷遇，又突遭學生的嗤笑；於是此心大灰，覺得學校空氣，已從溫潤變為冷酷，而禮拜六這一天，也不能再在學校中改數學卷了。他悵悵的回到家去，一踏入家門，感到家庭中的空氣，已不如從前的枯燥。他的夫人雖還如從前一樣的對待他，一樣的篤實；一樣的老成；而在他看來，却似乎另有一番真摯誠篤之氣，適合於他的要求。於是他感悟到以前種種，竟是串了一齣無意識的滑稽劇。從此他便絕意於外慕；從此他又把學校與家庭的重心點易轉；從此他又從教育家一變而為家庭主義者。

遊藝會

陽歷新年畢竟不及陰歷新年那麼熱鬧而動人。元旦到了，家戶的生活，還不是同平常一般，除了幾面五色國旗，勉強被升在街頭，懶洋洋的隨風舒展外，更沒有一點可以表示人們是在過新年的地方了。市上林立的店肆，雖有幾家遵從商會的通告，掩上牌門，貼著休業一天的揭帖，但是一方儘說休業，一方仍然有門開著，容納一般登門購物的客人。街道上來往的人，也依然匆匆忙忙，奔走憔悴，臉上絕不會浮出一些蕭闐自在的氣色來。偶然有幾個學校，趁著假期，開個把什麼同樂會游藝會之類，湊集一班同學們男男女女，混鬧一場，售幾張入場券，倒還稱得起熱鬧。不過這樣玩意兒，在他們是常常舉行的，不一定就會使人感到新年的快樂。總之，陽歷元旦竟是一個無聊的元旦罷。

無聊雖說無聊，但在我們終年牛馬般工作的人，偶然得到一天休息的機會，終究是應當高興的。平日在我心裏旋轉著作樂的念頭，至是便一一衝動著，想求一個實踐。但是有限得很的時光，那裏應酬得過這些紛亂的欲望？經我通盤籌算之後，終於一起的把他打消了。

我決計安安靜靜的在寓所裏度過這一天。但是變態心理的興奮，竟使我不能有一刻的安靜。我總覺得今天是一個例外的日子，應該有一種例外的享受，再不能同日常生活一樣的沈悶著。現在包圍着我的，完全是一種日常的環境，這叫我那裏忍受得住？至少也得開一條新鮮的路徑出來，於是我立即變更了初計，匆匆的跑出門去了。

一跑出門，我又茫然了。東西南北何處去呢？只在馬路上徇來徇去，瞻覽些兩旁恢闔輝煌的店宇，或是瞧瞧一般形形色色的行路的人。那算什麼一回事呢？無聊的情形，還不是同平日一樣？我悵悵的在街頭躑躅了一

會子，竟找不出一條適當的消遣方法來。

我深深的感到不安了，絕無意緒的跑回寓去。可是無聊的救濟，也於這時跟著來了。當我廢然的倒在椅子上時，一杯茶還未喝乾，便有客人前來尋我。他是一位富於浪漫情緒的新聞記者。進來時，手裏疊著兩張紅色的卡片，高高的揚著，一面高興似的喊道：『運氣的好！不會撲個空。我怕今天終難找到一個同伴呢。』

『但也險些兒撲個空了。我是剛纔坐在這椅子上的。』我於失望之中得著安慰似的用極愉快的神情歡迎他的到來。接著又說：『你手裏拿著的是什麼？』

『好玩的，你不可不去。』他且說且把這東西遞到我的手裏來。

『原來是兩張學堂游藝的入場券，啊！好貴的票價！』我於看了券面印著的每券售洋兩元一行字後，驚駭似的提高著喉嚨說。

「唯其代價高，我們愈不可不去。兩張券我總是白淌來的。好玩呢！就兩元也還值得。」他似乎唯恐我不肯去，所以反復的用引誘而決斷的口吻對我說。

「可是平日他們學校裏售起票來，總只三角五角兩止，怎麼今天特別來得貴。他們不怕人不上門麼？就像我今天不出錢固然願意去，要是必須出這麼貴的代價，就早絕意不去了。畢竟學生們演來的戲，總不及戲院裏來得純熟而中肯。我們又何必避輕就重呢？」

「話固然不差，但是你知道了游藝的節目，你也當自悔言之過分。要知兩元錢固有其兩元錢的成色呢。」他說着微微的笑了。

我急於要知道游藝的節目，便苦苦的向他盤問。他說：「報上大字的廣告，你竟不曾瞧見麼？叫我背來，我又那裏說得清。只記得有許多「女」字在上面罷。似乎除了幾種幻術，變簧等，由男學生演奏外，其餘都是

女學生的本領。什麼鋼琴獨奏，琵琶獨彈，以及名曲合唱，絲竹合奏，還有什麼土風舞，木風舞，蝴蝶舞，黃鼠狼舞，花兒鳥兒種種；我也說不了許多。總之，是很好聽而且好看的。而最後一劇，還是男女合演，你想高尚的閨秀，肯到舞台上來對衆獻藝，這是何等難得的事，報上大登特登的，也無非叫人了解這一層。只一個「女」字已賣得起兩元錢，何況有這許多多的女字呢？」

給他說了這一大篇，便是死灰的心，也該燃了，何況我本來要找一個消遣地方，而不會找到呢。於是我兩腳不動而自動，彼此與致勃勃的去享受兩元錢的舒服。

當我們離開寓所，未曾到達目的地以前，中間會有一段小小的談話，而談話的目標，便根據於遊藝會。我說：『現在學校裏的遊藝會，開得真廣！似乎非如是不足以顯示學校的漂亮。』他接着說：『而且也不足以收

服學生們的心。」

『真的！我有一個朋友任校長的。他在私人談話時，極端反對這樣舉動，說是廢時害學的，而在他自己的學校裏，却并不禁阻學生們這樣做。不但不禁阻，而且還時施些含有獎勵意思的訓話。據他說，這是不得已的。處今日時世，便不能不這樣對待學生呢。還有一個朋友，是在女學校當教員的，他性情本來嚮直，曾有一次公然反對學生們演劇的提議，竟因此引起絕大的風潮。結果他就犧牲了位置，給學生們驅掉了。』

『你朋友說的廢時害學這句話，或者不錯。』他受著刺激似的這麼說。『只看我甥女兒，就足以證明了。她平日對於學課，也還用心，惟有遇到校裏開什麼會時，十幾日前，她的心思就變了。一到家就把書本拋開，跳跳蹦蹦呀呀的練習著種種把戲。日期臨近時，更徹夜不眠的匆忙著，可不曉得她研究些什麼？直到開會以後，她又因為浪費精神的反動，充

分的疲倦下來，沒情沒緒的又過了三四日纔回復。這其間的日子，她身體雖在講堂上，心思那裏還有。統計開了一個遊藝會，學業上的損失，至少總在十日以上。我姊夫竟因此令她退學了。」他言下大有惋惜的意思。

目的地到了。我們的談話也就此宣告終結。

校門前交叉著兩面國旗，好多人聚集著瞧熱鬧。最惹眼的是屹立左右的幾個女童子軍，一樣是白的領巾，青的制服。腰間繫着一條綠帶，鬆鬆的垂着，下面是烏絲燦爛的長統襪，包圍着一雙勁健的小腿。脚蹬着漆黑光澤的小蠻靴，頭上一頂斗蓬，有的掛在肩後，有的覆在髮際。手裏擎着一條長而細的棍子。英挺之中，又帶妖媚。這樣便無怪一般行人要駐足而觀了。

既然是男女同校，有女童子軍便該有男童子軍，何以不用男的站門，而偏用女的呢？這個疑問，竟在我心上盤旋起來。但不久也就破了。當我

們排衆進去時，我無意中發現門首還有一個臨時售票處，便大悟似的說道：『她們是一件吸鐵石的代用品罷。吸住了門前行人的足，再把他們的錢從衣袋裏吸到票櫃裏去。這樣假定，不知對不對？』然而我也無暇細想，終於把身軀推進門裏了。

我們進門時，從女童子軍的身畔經過，一陣特殊的香味，猛觸入我們的鼻觀裏，立刻覺得陶醉了。

一個帶羅克眼鏡穿洋裝的學生驗過了我們的票，引導我們到一處廣大廳上來。這大概就是他們的演講廳了。一排排的坐位，同戲院一樣的安列着，而形式上似乎更壯觀瞻一些。前面半圓形的台，還深深的把幕垂着。台前已密密地坐着珠翠圍繞的太太們，以及雲鬢蓬鬆的密司們了。幾排之後，纔是男客的坐位。原來他們是把男女賓的坐位分開來的，這一層似乎有些輕視來賓了。而在男女同校的學校，尤其不應該。

滿場的烟霧隔離著各種刺激的味道，熏得人昏昏欲醉。而在一般雄赳虎視的資產階級中身中發出來的驕氣。尤叫人聞了難受。這地方本來是有錢人纔來得的，我憑着新聞記者的挈引，也來平分一席。畢竟有些不自量，但也昂然的佔着位子坐下了。

幕開時，場內前後左右。充滿了人，大都是本校的學生。台上先演奏的，是幾種無關緊要的節目。全場倒還肅然，一到某女士鋼琴獨奏的時候，便立刻起了一種騷擾的情形。斷續的掌聲，營營的議論聲，時復掩住了悠微的琴韻。我們坐位離台本遠，視線既不明瞭，聽覺又遭隔闕，有時全場鼓起掌來，竟連一些聲息也不會聞得。如此一幕一幕的下去，我真納悶極了，終於低下頭來，靜靜的養我的神。但在這一隱兒，到給我聽得旁坐兩位少年的一番談話。

「密司王的鋼琴，我說比什麼人都好，偏是今天不叫她來奏，而定密

司李。李的本領實在平常，你說怎樣？」

「這話是很難說的。你說密司李的本領平常，若叫密司忒張來評，一定說她比什麼人都好。反轉來說，也許有人說密司王的鋼琴是平常呢。」

「話雖如此，天下終究有一個定論，我實在不是阿其所私啊！別的且勿論，就說歌唱罷，她唱來音調，也較別人來得淒切而動人。曾有一次，我醉了，要求她給我唱一支曲。她還未曾唱到一半時，我的酒已醒了。這樣的力量，你說偉大不偉大呢？」

他的同伴笑了，我亦幾乎笑了出來。

「不要說了！你看密司蘇下台了，我們不能不給她一些面子。」於是
一陣掌聲又起來了。

最後一齣正劇開始時，全場似乎比較的靜一些。劇中主要人物，自然是一男一女，飾的人也是一男一女。劇情似乎不很合式，然而藝術工夫，

確有可驚。男女做手，都異乎尋常的細膩熨貼，表情之真切，真切到幾乎叫人忘却是在演劇了。這一層觀者沒有不嘆爲神化。於是嗚采拍掌，又一疊連三的起來了。

場內言論似乎不很自由，曾有一次，當佈景時，我悄悄的向吾朋友說：『這女子倒有本領。雖說是演劇，畢竟也難爲情罷。』吾友還未答話，旁坐的少年，却惡狠狠的釘了我一眼，回過頭去，故意重重的說：『那裏來的遺老？』

至今想來，這句話倒也沒甚意思，兩道兇狠的眼光，委實可怕。

散了劇以後，大家擁出了門，一路上議論很多，贊否不一，而歸根結底於游藝會之可省。我却不敢怎麼說，因爲沒有今日之會，我又怎樣消磨這一天無聊的元旦呢？

— 會 話 班 —

美人心

一位沈悶過度的青年，獨坐在天井底下，仰視發歎。臉上血氣全無，兩目深陷，輔肉都消；一部亂蓬蓬的頭髮，顯見他不曾櫛沐過。身上衣服雖好，可也鈕扣不整，衣角不齊。看他一番頹喪的神情，竟是一個佹弱有病夫！但是讀者要知他所患的，並不是什麼身體上的大病，實在是一種精神異常的憂鬱症。

—— 美 人 之 心 ——

他憂鬱症從何而起呢？誰也不能知道。論理他有團結的家庭，有足夠的恆產，有適當的地位與聲望；雖然現在還是一個獨身子，似乎缺少一些人倫上的滿足。但像他這樣環境討一位妻子，本非難事，何至於引他到憂鬱路上去？然而他竟同別的青年一樣，時時要發感歎的論調了。說也奇怪，現在一般青年，往往於艱境中作悲觀，好如成了風氣一般。他起初只是

無病而呻，後來竟是因呻而病了。

他憂鬱的起點，自己既不能判定，醫生也無從下藥。儘任他消瘦下去，終至於苦悶日增，躁怒無常了。那時他只覺得心思非常散亂，中懷包貯著一片纏綿般渥的情緒，得不著寄託似的。他切盼有一個適當的人，來承受他的情緒。他更盼有人能用一番極溫和體貼的話來慰薦他的寂寞。但是這兩者終於不能達到，於是他躁忿極了。

他癡癡的仰望著天，噙了兩眼的淚，顯出十分怨鬱的樣子，似乎很怪天公這樣的不知體恤人情。如此沈默地過了一會，不知是他的精感上通於天呢？還是他的神經系統發生了錯覺？他忽覺得眼前一眩，尺方的天井拉下一塊斗大的金鑽來。天公的意思，似乎以爲金錢是支配人間一切事物的原動力，也是解決人生種種煩惱的猛力劑。所以見他癡癡的盼望著，便漫然以此相投，豈知他的要求，並不在此？等他拾起來看時，憤然道：『我

不愁吃不愁穿，誰要這無情的東西？」說罷，恨恨的摔在一邊。

天公似乎知道他所需要的，並不是金錢了。少年人所好的，除了利，便是名，於是第二次從天井掉下一方諾貝爾獎章來，上面刊有他的名字。這是最世界最光榮的名譽獎品了！他拾來一看，依然不經意的摔在一邊。他說「前幾年我或者會熱烈的歡迎你，現在却非其時了。眼前的生命且顧不得，誰還要身後之名呢？」於是他仍痴痴的盼想他切心的願望。

第三回掉下來的，却與前二次大不相同了。淑氣氤氳中，裹着一位絕世美人，冉冉而降。看啊！怎樣驚人的豔麗啊！豐滿的臉，明媚的眼，雪白的肌膚，鑑黑的雲鬢，婀娜如意的態度，修短適度的身材，那一處不叫人心醉呢？而又竟體芬芳，中人欲酥；滿身光采，照眼生輝。他不禁鼓舞雀躍起來，帶著熱烈興奮的情，顫聲喊道：『我對症的良藥到了！我不必稱你為天上安琪兒，我也不必誇贊你如何美如何麗。我只說你是世界全部

的愛的結晶品，是全人類藝術美的集合體，是融蘇萬物的偉力，是慰解人生的聖品。他一壁說，一壁張開兩臂，便要迎抱上去。可是他憔悴的形容，不整的衣冠，美人一見，便立刻驚退了。等他再逼近時，她便要離地而去。他萬分的失望，只得立住足不動了。美人把眼光向四周射了一過，無意中看到地上金鑽和諾貝爾獎章了。她臉上頓時現出驚異的意態來。他明白了，便左手拾起金鑽，右手拾起獎章，訕訕的湊近她的面前，低聲說：『你歡喜這些麼？這都是我所不屑要的呢！』這回她不像先前的嚴冷了。她逗出笑容來，對著他表示無限歡迎的樣子。他膽力驟壯了，爲當前的誘力所迫，便要公然向她親吻了。但是當他的唇吻要同她的唇吻接觸時，他忽然發覺她的視線，直注在獎章和金鑽的上面，而絲毫不顧到他，一陳冰冷的氣，突然通過了他的全身，從頭腦一直到腳底。他根本的覺悟了。他立刻讓開身子，拋去手中的金鑽和獎章，廢然的倒在椅上了。

回鄉

這是我兩年前回到家鄉的第一日。那時正當夏末秋初，熱的程度還在高漲之中，而早晚却已很風涼了。久客乍歸的我，對於故地風光的瞻覽，懷著何等殷切的熱情。起初爲酷烈的陽光所惱，只得在家伏著，一到晚涼時候，便禁不住要掉臂出門了。老友郭君恰於這時前來訪我，要我同他上館子去。我說：『上館子太熱了！街上隨便走走倒好。』他說：『我引你到一處臨江的酒家去。又幽靜又涼爽。我們隨便喝幾杯酒，不要什麼肥魚大肉，只揀清冽可口的菜來下酒。這樣子，一面酌一面談，倒也很有趣罷。』我聽了他的話，忽然異常高興起來，便完全的同意了。

—— 鄉 向 ——
街坊上的住戶人家，一到傍晚時分，門首大都布滿了人，正同蜻蜓兒一般，漸漸的把肉軀推移到於殼外。街道的一部，便臨時做起他們的殖民

地來。他們中有的對坐談笑，有的搖著大蒲扇，靜自納涼；更有支起一張小桌子，一家人圍坐著吃飯的。男女老少，倒也曲盡天倫之樂。我每經過這些地方，總要細細的觀看一番，而在那天，又分外覺得有味了。

當我們跨入一家臨江的酒樓時，一顆滾圓鮮紅的太陽，已墮入江心了。我們揀了兩個靠近江邊的座位，要了幾樣可口的菜，兩壺竹葉青，就此對酌起來。那時晚景正好，地又幽靜，江風習習，吹得人清涼無汗。我們一面喝酒，一面遠望，大有飄飄欲仙之概。郭君忽然向我微笑，問道：『今日之樂，怕非客中所常有罷』。我感動著說：『豈特不常有，簡直是沒有。雖然客中也儘多暢情游宴之舉，但要有這樣從主觀上發出來的真摯意味，便非在故鄉不行了。』郭君見我對於故鄉具這麼熱切的情緒，便開始對我講故鄉的事了。

『你離鄉半年，今日歸來，看地方上情形，有什麼兩樣。』這是他第

一句談到故鄉的話，而且也在試探我的意旨。

『不覺得怎麼著，只是街上色采鮮明的闊人包車，已沒有從前這般多了。我會說過這些丁令而郎當的，都是金錢在內作聲，說不定會有一日把他們的金錢都響走了。現在竟應了我的話呢。』我微笑着用滑稽的態度這麼說。

『可不是呢？這些新發迹的闊人，本來都是交易所的產兒，交易所一失敗，他們也就跟著取消了闊的資格了。最可笑的，是我一位朋友。他以小學教員改充交易所的會計員，以每年百二十金的收入，進而領八千元一月的薪水。他於得意忘形之餘，大罵小學教員不是人幹的，但是現在他又低首忍氣的幹不是人幹的小學教員去了。』他說著笑了，臉上現出一些輕蔑的神氣。

『快不要這麼說，可憐呢！人誰不要謀生活的向上，小學教員是何等

清苦的事，見了較優的缺，自該歛動于中，這決不能說他是見異思遷呢。假若此時小學教員，得有中等學校教員一樣的待遇，一樣的俸給，至少可使他們專心一志于教育事業罷。」

他聽了我的話，起初似乎還表示肯定，忽又搖頭道：「不對！人心真難測呢。照你說法，中等學校的教員，總該好好的從事教育了。但是你看！現在這裏一般中等學校教員，誰又把教育兩字放到心上去？忙來忙去，還不是爲了擴張自己的權利問題麼？生活不能維持的人，只想能夠維持他的生活；生活已安定的人，便要進而謀充分的寬裕；既已到寬裕的地位，却有別的野心來占位置了。水漲船高，人類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今日教育界裏一般比較上生活安定的人，大都躍躍然要躋身到紳士階級中去了。這個惡化，正不知是誰造成的。一般本來腐敗的不必說了。就是嶄新從大學堂畢業出來的人才，也漸漸的沾了惡習，交接官紳，打點衙曹，想因

此加入紳閥中的一員。他們從前都是優秀的學生，兩年前還是慷慨淋漓的喊官紳腐敗，想不到一踏入社會，一個個的官紳化。教育的成效，原來只是替地方上多造出幾個紳士來。這不能不教人痛心啊！」

他說着義憤形於面色，兩目直注視我，以爲我一定有一番相當的憤言了。豈知我默默不作一聲，只迅速的乾了我手中一滿杯的酒。他似乎不能忍受我這樣不同情的態度了，一面拿酒壺替我斟滿了杯，一面很殷切的問我道：「剛纔的報告，你有什麼感想沒有？」我微笑道：「我既不是教育家，又不是社會家，對於這麼具體的論調，簡直有些茫然。就人論人，我只能說一句可惜罷。這幾個大學生，他們在學問上，一定有良好的成績，不趁此年少之時，好好的努力一番，卻都歛慕到官紳事業。爲他們個人想，誠然可惜，但這畢竟是一句迂話。今日社會所崇尚的是什麼？處今之世，誰還以學問爲前提？做父母的期望子弟，也只以顯親揚名爲主，他們能

夠躋身到官紳階級中去，便不能不說是克家之子了。天下事總不可以偏而的見解衡人啊！」

—— 同 ——

他聽我這番平淡的議論，顯出十分詫怪的神情說道：『在外面混了幾年，你的心氣和平得多了！照你從前的嚮相，我以為你將一天比一天看不起人，那知你倒一天比一天看得起人了。我惶然道：『這話怎麼講？天下人可以給我看不起的，能有幾個？我只求自己不要給人看不起就够了。那裏還敢看不起人？我現在覺得人類是最沒有好壞的。一方面以為好的，一方面卻以為壞，即使人人都認為壞，而在壞者也有其不得已的地方。我現在固然不敢加隨便什麼人以可惡，也不敢說隨便什麼人是可惜，只有幾種人覺得可怕就是了。可怕的人中間，有兩種為我所常常見到的；一是在新文化旗幟下假託名義破口罵人的新青年，一是在街道上袒頸露臂驕氣凌人的女學生。』

他不待我說完，忽然憶着什麼似的對我說道：『說起女學生，我又有件事可以報告了。這兩年我們內地風氣大開，自由戀愛之說瀾漫稱盛，在別人尙在躊躇考慮的時候，女學生卻已大都毅然接受這新潮流了。因此便有許多戀愛事實發生，而其中最可以使我們驚駭的，要算新近結婚的A君B女士間的一段經過了。B女士在本地一個中等學校裏讀書，經同學的介紹，同A君相識，彼此都愛上了。以後他們粉紅信封的情書，來往便無虛日。惜乎A君是已有家室的，這在他們愛情前途當然成爲一個重大的障礙了。但是B女士居然提出要同A君結婚，并且要他先同他的前妻離婚，此項提議，費了A君無限的口舌，向他妻子求離，終不能得到對方的同意。結果她於短期間內氣憤死了。這便造化了他。在她死後的十日，同B女士正式結婚，這件事傳揚開來，社會上人人切齒，這是何等傷德敗化的事啊！』他說時怒氣勃勃，大有凜然之概。我却鼓舞著擎杯言道：『你不要

—— 鄉 回 ——

—— 同 鄉 ——
瞎說了！此之謂時代潮流，想不到故鄉女界的進步，竟是一日千里，寢寢乎可駕上海而上之。這不能不教我躊躇滿志於家鄉女子教育之成功了。我現在滿浮一大白代表當地人士，爲一般辦女子教育者祝福，謝他們加惠社會之洪德。」

我侃侃而談，他卻聽得呆了，似乎領略不到我的意思。正於此時，酒家的樓梯蹬蹬的大響一陣，接連跑上七八個學生裝束的男女，就在我們對面一張桌圍坐了。郭君又悄悄的告訴我！這都是一般暑假講習會的聽講員。那時我酒也醉了，腹也飽了，起先的一片愉快之情，不知怎樣竟減削了一大半。於見德惠著郭君，作速的回鈔了帳下樓。

當我們緩步的在兩邊充滿著家庭空氣的街道上走過時，我悵懷故鄉的情緒，又回復過來了。

★

★

★

優勝劣敗

在一間光線不很充足的書室裏，他正坐在一張當窗寫字檯邊的一把自由椅上，兩手扶著椅靠，左右的旋轉著。於檯上堆積著許多凌亂的書籍中，拓出尺許來的地位，舖了一張綠色格子的稿紙，已有四分之一著了蠅頭細字。現在正擱著筆不寫，似乎他的文思有了阻礙了。半支燃著的紙煙，橫放在一個火柴架上，吐著一縷青絲繚繞的煙，嫵嫵娜娜的直向天花板而去。那時他一對不靈活的眼珠，也正瞪視著天花板上。但是他的心思却並不屬他，凝神一志的構思著一件事。形態上的表示，只是一種無意識的動作，並不影響到他內部的主宰，正同紙煙一般，煙雖上升，實質還是墮著在火柴架上呢。

剝啄一聲，打斷了他的思路。回過頭來看時，正是他的好友耿先生，

推門進來。每日見面的他們，用不著何等客套。他只在椅子上點點頭，而並不立起身來迎接。『從何處來？』『從惠惠醫院來。』『小蘇在院麼？』『在院。』這幾句簡單的問答以後，耿先生便在寫字檯右邊一個坐位坐下了。他就檯上散放著紙烟中，取了一枝，插在口裏。一面擦著火柴去燃，一面伸著頸子去看桌上攤著的稿紙。

『老哈！你又在創作麼？』耿先生啣著烟，用含糊的聲口問。

『是的！正在不得勁兒。你來了倒好！大家談談，不要想這撈什子了！』老哈答著話，也隨手取了火柴架上橫放著的半截紙烟，啣在口裏。

耿先生重新挪過老哈面前的稿紙來細看。看完了搖頭道：『你總喜歡紀些苦社會的生活。怎不變變方針，描寫些戀愛故事呢？現在社會上最歡迎的，便是關於性的問題的文字。你看一般雜誌出了什麼「戀愛號」「婚姻號」，便無不利市三倍。這可見得讀者的傾向了。編輯的人固然要投機

，創作的人也該應時。像你這樣沉悶下去，怕一輩子不會受人歡迎罷！」

老哈道：「你的話未嘗不是，只是我的天才不夠。我作小說，只能就我已有的經驗，胡亂描寫一陣。憑空構造出來是不行。正唯我自己是一個苦社會裏的人，所以對於苦社會的生活，還能勉強道出一些。提到戀愛，我是絕對不曾嘗過戀愛滋味的，教我從何著筆呢？我雖曉得應時是必要的，終於爲能力所限，只得罷休，這也是沒法的事。」老哈說時，徐徐撥去香煙頭的灰燼，接著還微微嘆息了一聲。

耿先生似乎很不以老哈剛纔的話爲然。他啞然的笑了。「真是說孩子話！那個作小說的，一定要根據自己的經驗的？社會上放著多麼好的資料，你不會去找麼？」

「那裏來的資料？社會上有現成的戀愛資料可找麼？我且問你，你要我做的，究竟是述一番吊膀子軋姘頭的趣史呢？還是真個要講愛情？吊膀

子軋姘頭的趣史，社會上誠然很多。講到愛情，怕找遍天下，也得不到一件呢！』老哈憤然的說著。

耿先生聽了不住的搖頭道：『這議論究竟太偏激了。舉世風行的戀愛主義，果真都是一批吊膀子軋姘頭的行爲麼？小說上爲何又說得這樣津津有味呢？』

老哈更侃侃說：『是的！小說家鬧的是大滑稽。說什麼戀愛神聖！說什麼爲情慘死！事實上簡直沒有這麼一回事。像日本有島武郎這樣的事，真是百不得一。普通人大都是臨時尋尋開心，見了這個，忘了那個，誰肯拚犧牲精神，要求一個永久的維持呢？我不知聽了幾多回，某人同某人要好了，某人同某人愛上了。他們在當時未嘗不誠心誠意的，肉麻了一陣。到後各走各的路，嫁的嫁，娶的娶，把以前的事連影子也沒有了。還說不是吊膀子軋姘頭呢？』

耿先生微微有些動聽了。但還辨詰道：「你說的不過一批下等人。上等人便不至如此了！」

「上等人？笑話！老兄，你真懂！下等人或者還肯憑一時的惡氣，幹些犧牲的事情出來。像汽車夫，馬車夫，軋姘頭而鬧些流血的事，或者還有。上等人真不成話了！儘有一般自命爲上等人的，扳起道學面孔，暗中偷偷摸摸的，勾搭幾個女人。在同道中，還要翹起大拇指來，誇說風流韻事，一到名譽攸關利害高頭，便抵死不肯承認，有這麼一回事了。這真是侮弄女性！但反轉來說，女人也是如此的。學生時代，隨便愛上一個人，放出無限的情絲來，纏住了他。到得一嫁人，又立刻移轉了愛的方向。假如嫁了的人不好，也許還有一番哭啼，一回怨恨。若是嫁的人勝過了前人，便早就歡天喜地的，忘却前情了。這樣事，我們若把他紀述下來，當作戀愛小說的資料，作的人雖不羞死，看的人倒要笑死了！老實說，男女

的戀愛和別的東西一樣，只一句話，便是「優勝劣敗」，此外更沒有別的意義了。」老哈說完，吐了一口氣，像發洩胸中無限的悶氣似的。

耿先生更沒有別的駁詰了。他變換了口氣：「話雖如此，究竟作小說是一事，講道德是一事。而且道德好的人，你的話也便不能成立。你的話只指一般沒有道德而講戀愛的人罷了。像我們小蘇的事，難道也不能充你小說的資料麼？」

「小蘇什麼事？」老哈驚異着跳了起來問。

「這是我剛纔聽到的消息，倒的確是一段真戀愛史。是小蘇的職業介紹給他的。」耿先生從容的說。

「職業怎麼會介紹小蘇以戀愛的事實呢？」老哈懷疑着問，而且急於要曉得一個究竟。

耿先生笑道：「你腦筋真不敏捷！要曉得小蘇是業醫啊！他們醫院在

一月以前，收受了一個患猩紅熱的病人，是一位年纔十八歲的姑娘。聽說
是姓桂的。經小蘇竭力的治療，居然獲愈了。桂姑娘十分感激小蘇。小蘇
人物又漂亮，性情又溫和，每日三四次，往病室中存問。桂姑娘又如初放
的蓓蕾一般，一腔柔情，正在暴萌怒茁的時候，一遇到這樣大可人意的男
子，怎能不墮入情愛的網去呢？小蘇爲了她，近日也弄得顛顛倒倒的，我
看這件事倒大可研究呢！」

老哈沈吟了一會道：「小蘇這樣沉著的少年，一墮入迷惘之途，倒是
很可慮的。現在我們且去看看他，得閒也好窺察桂姑娘究竟是怎麼樣一個
人。」

耿先生躊躇道：「我剛去過。這回再去，不教人希奇？」

老哈道：「這也值得猶豫麼？去罷！我急於要下觀察了。」

「但是你見小蘇，千萬不要奚落他，因爲他是很面嫩的，」耿先生叮

囑着說。老哈略略點頭，他們就此出門了。

當他們跨入惠惠醫院的大門時，對門直立著的大時辰鐘，短針正指在四點，長針指在十二點。這時候，最是醫院裏清閑的時分，門診的病人固已絕迹，出診的醫生也可回來了。照例這些服務一長日的醫生，這時總退息在他們自己的寢室裏；所以來慣了的耿先生，更不向門房詢問，也不到別處去找人，逕自帶着老哈，直撲到小蘇的寢室裏。但是奇怪！他們一推開司潑林門時，卻發見小蘇並不在內。耿先生詫異着，連連的喚了幾聲。便有住在貼壁室內的毛醫生出來招呼。毛醫生是一個中年以上的穩重人士。和婉的態度，蒼老的面貌，都表示他有很深的閱歷。他在這醫院裏，年分最多，經驗學識都較其餘醫生高明，也最得院長長的信任。可以說是首席醫士了。但他對於同僚，異常愛護，對於年輕的小蘇，更為關心。便是來訪小蘇的幾個友人，他也幾乎一一的熟識了。那日他對耿先生說：『小蘇

恰是打網球去了。』

『他向來不大運動的，現在却喜歡打網球了麼？』耿先生無聊的問。
『卻不一定加入，就在旁立看著學生們頑。這幾天晚上，他幾乎把休息時間，都消磨在網球場上了。』毛醫生很有把握的說着。而小蘇之在網球場上，似已無疑的了。他接着說：『我就領你們去看可好？』

耿先生望着老哈，似乎要予同意了。老哈忽然想着什麼似的，問毛醫生道：『你們網球場，不是在一間房裏可以望得見麼？何妨先到你室裏坐坐，看他怎樣頑法。』這一層，毛醫生同耿先生都以爲然，於是決定暫時不去驚動小蘇了。

從毛醫生靠西的樓窗上望出去，隔了一道短牆，就是運動場。場內一切都分明的，看得幾個穿運動衣的十七八歲的少年，奔走拍球。場旁三三四四的有幾個閑散的人們參觀着，大都是院內的輕症病人。小蘇在右上角上

，同兩個女郎立著談話，時時以手裝姿勢，似乎正在演講拍球的門徑。因爲他立向對面，所以並不會覺到後面樓上，有人正注意着他。這兩個女郎，年齡都還很輕，一樣是蓬鬆的髮，圓潤的臉，低闊的肩膀，巧小的身材。所不同的，一個不戴眼鏡，不繫裙，穿着平底白橡皮鞋；一個是戴眼鏡繫裙，登高跟的漆皮鞋。兩人都撩着一雙雪白的手臂，交互的攙著。立在她們面前的小蘇，一身西裝，把上衣卸去，只是襯衫背心，粉紅的領巾，以未曾把他扣住，時時的被風飄向後面來。兩袖捲起了半截，表示他曾經運動過的樣子。那時他全神貫注到她們身上，始終不會回過頭來。她們也逗著笑容，斜睨着他，並不注意到幾個拍網球的人。這一幅景象，映入小說家老哈眼裏，便澈底的明白一切了。

毛醫士悄悄的告訴了耿先生：那位不戴眼鏡不繫裙的女郎，便是桂姑娘；還有一位，是來訪問她的女友。耿先生打疊精神，細看了桂姑娘一回

，問毛醫士道：『桂姑娘得了這樣險症，爲什麼她一些沒有病容呢？』毛醫士道：『她本已回復健康了，現在以休養的名義，住在本院，其實要出院，早可以出院了。』毛醫士說著，微微的笑，看了老哈一眼，問他道：『密司忒文！你當也知道此中的故事罷？』老哈點頭微笑。毛醫士接著說：『現在小蘇委實陷入很深的阱網中了！將來的變化，不知怎樣，我很覺得懷慮，因爲這個局面之造成，我也得擔一部分的責任呢。』

老哈聽着毛醫士擔憂似的說起小蘇和桂姑娘的故事。他感到熱烈的興奮了。『他的事怎麼要你担責任呢？』他於衝動中，露出無限殷切的態度，向毛醫士根究著問。『待我告訴你罷！告訴你這件事完全的經過罷！』毛醫士似乎也察得老哈急於求知的意思了。『距今四十六日前，這天是星期六罷，是的，星期六的下午，大約在三點光景，我們醫院接到本地富商桂某的電話，說他女兒患了喉症，要到這裏來受診察。其時院裏留着的醫

生，只我一人。便在治療室坐著等候，半點鐘以後，桂小姐果然由她母親陪伴前來。在她憔悴的形容上，顯出十分痛苦的樣子。我爲她觀察一過，診斷她患的是紅熱症，一面爲她注射了一枚血清，一面趕快叫人預備着病房，讓她住入。她母親不放心，陪着她一同住下。以後她就一直住在這裏，她母親則於半月前回去了。」

「照我們醫院的習慣，誰收受的病人，以後就歸誰負責去治療，桂小姐是由我收受的人，她的病房，當然在我的巡閱範圍中了。我們當醫生的，須每日三次巡視病房，但是這位姑娘的脾氣真怪！她簡直絕對不信任我這個醫生的一句話。當我第一次爲她診病的時候，她現出十分瑟縮的樣子。我要觀察她身上的紅斑，她堅決的不答應，只把手臂給我看看。我以爲這是一般閩秀初見陌生人應有的怯弱，倒也不以爲意。不料以後我每天到她病房行使職務時，幾於無次不遇到窒礙。不知是我的醫術不好呢，還

是因爲我臉上於思於思的有些可怕？當我要爲她在喉頭搽藥時，她總蹙眉蹙額，現出十分的厭薄來，似乎是怕同我接近。甚至診視脈膊這樣一件平常的事，也有些不信任我了。至於逐日問她病中的情況，更不能得簡明的回答。無論我怎樣小心誠意的恭問著，她只癩癩的含糊的答應著。你想一個病人不肯依照醫生囑付，把她受藥後的變化，詳說出來，豈不是醫務上的重大困難麼？我於悵悶之餘，十分懷疑於這位姑娘怕羞心的濃厚。但是事實上，却又引起反證來了。我記得她進院之第二日，因爲她喉頭腫得厲害，爲她施一番手術。曾叫小蘇來幫我忙，那時我見她牢牢的搭住了小蘇的手，並不見得何等畏羞。又第三天晚上，我遠途赴診未回，小蘇代我巡視病房，這夜他報告我對於她的病狀，十分詳盡。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我反復想了想，不禁恍然的悟了。

『我本來對於這麼性情異常的病人，有些伺候不了。又從醫理上的心

理方面言，能適從病者的心願，至少對於健康能得更易的接近。因此我便藉口所管病房太多，輕輕的把這十八號病房桂小姐新住的，交結小蘇了。自從小蘇接管以後，我所感到的種種治療上的困難，果然盡都消除，桂小姐的病體，也逐日愈好了。但是我卻得了一點經驗。明白當醫生的，於學識經驗以外，還要有附帶的條件呢。」毛醫生說到這裏，老哈同耿先生默喻於無形的相視而笑。耿先生於一笑中，似乎對老哈說：「這也是一條優劣勝敗的例證罷！」

毛醫士話還沒完，接着又是一大篇：「照現在他們親熱的情形，簡直是一對情人了。縱然他們竭力的保持他們的莊嚴，要不使人察覺，但可逃不了我的眼光，一個老於世故的人，對於這樣迷惘中的戰壘，有什麼攻不破呢？我略一留意，就全都了解了。我胆敢稱他們有情人資格的。這觀察點有三：第一是他們不絕的傳遞消息。大凡情人對待情人，有隨時報告消

息的癡心。其實這是很可笑的。他們也是如此。同在一個院中，而書札的傳遞，竟源源而不絕。曾有一次，我於忙迫中要去看一個病人，不及奔到樓上，去穿手術衣，就借小蘇身上的衣一用。他匆遽的脫給我，也不及檢點衣袋內的物事，等我從病房中退了出來，無意中把手插入衣袋裏去，竟掏出一張藥方紙來，上面寫滿了英文。我細細一看，原來是桂小姐寫給小蘇的一封信。我嚇着連忙把他放入原處去了。還記得這張紙的上方，分明的標著 No. 21 可見他們這樣的傳遞書札，已是第二十一次了。第二是他們言語中，捐除許多客氣的成分。人類的交際，本合著一種僞的心理。越是交誼疏淺的，越是客氣，必到密切的程度，纔能以真性情相見。我好幾次回聽到桂姑娘和小蘇的交談，雖然形貌上還是很客氣，言語中卻都含著真摯的意味。這也是一個重大的表徵。至於第三次的觀察，更顯而易見了。向來小蘇對於出診，是很熱心告奮的，近則常常推宕，不肯遠行。半月以

前，桂小姐的母親，見她病已好了，想叫她歸去休養，以爲院內一切供應，總不及家中的舒服，會將這層意思，向院長陳明。院長倒也認爲有退院的可能，而桂小姐聽了，却十分動氣。她說：「母親這樣不知愛惜女兒，要把從一個纔從險症逃出的虛弱身體帶回家去，無論家裏如何舒服，總不及院內有良醫的伺候，藥餌的治療。」其實桂小姐與其說院內有良醫的伺候，藥餌的治療，還不如說院內有美好的伴侶，異性的調和爲合於事實呢。』說到這裏，老哈同耿先生都笑了。

『她母親畢竟愛女情深，而且也想不到意外的玄理，便又同院長說明，再叫她女兒在院內休養一個月。她自己因爲家中有事，單回去了，留一個女僕在院，伺候女兒。自從她去後，桂小姐同小蘇似乎更形親密一點。他們互愛的程度，真個與日俱進。到現在怕有萬難分離之勢了。但是於此，我有一句話要鄭重聲明的，就是他們兩人宅心都是很正，決沒有苟且的

行爲。這我可以拿一生名譽，爲他們保證的。你們都是小蘇的好友，當然也該諒解罷。只是彼此行爲雖正，既已發生戀愛，那戀愛途上，必然的要求結婚，終究是免不了的。看他們目前的堅決意志，將來能夠達到美滿的結果固好，否則便難免有一幕慘劇出現了。我因爲這個局面由我造成，所以覺得十分擔慮呢。」

老哈聽完了毛醫士的報告，奮然道：「他們結婚也罷，失敗也罷。無論如何，他的價值，總在一般吊膀式的戀愛之上了。我最憎惡的，是那般一見即愛，一愛即棄的人。他們前途總不至如此罷。將來如果能夠達目的，我固然要爲他們做一篇小說，祝他們有情眷屬的成功。萬一失敗，我更痛切淋漓的，爲他們紀這番慘劇的經過呢。現在我們且不要同小蘇見面罷，一方不忍打斷他的佳興，一方也怕他見面時，說不定要擊他取笑。言者本出無心，受者或成羞惱，因此而挑起友誼的惡感，誠復何苦！我們走

語。」

他們別了毛醫士，悄悄地出了醫院門。途中老哈同耿先生說：「我先前時對你發的論調，現在根本的動搖了。」

在他們往惠惠醫院去的第二天，爲了一件經濟上的事務，迫得老哈有一番免不了的遠行。他並且邀他好友耿先生同行，他們一直去了四個月，纔得回來。一下車，就到老哈的寓所裏。老哈於書桌上堆積著的許多友人寄來的書件中，忽然發現了一個精緻纖巧的粉紅色請柬。束面的下方，顯然寫著蘇寄兩字。老哈高興著喊道：「老耿！小蘇的事情成功咧！」他一面說，一面急急的抽出束內的紙片來，只見上面刊著幾行做宋體的字：

我們受戀愛的督促，從友誼的關係，進而謀伉儷的幸福。

謹定五月一日，在博愛旅社舉行結婚儀式。恭請

參觀。

蘇善美
程新美 謹訂

『嚇！什麼話？』老哈於失望中，現出極端的驚異來。

『桂姑娘呢。』耿先生也一樣的悵悶著問。

他們彼此呆視了一會。忽然都有些覺悟了。老哈太息道：『人心真不可測！小蘇也這樣的無情麼？可憐的桂姑娘！竟被遺棄了麼？我們出去了四個月，事情竟變遷得這麼快，誰又意想不到呢？但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們還是茫然。好在明日便是五月一日了，我准同你去觀禮罷。』

五月一日的博愛旅社，充滿了喜氣。來賓躑躅中，小蘇穿着一套嶄新禮服，喜溢眉宇的左右招待。老哈同耿先生，自也是來賓中之一員。他們見了小蘇這番神氣，委實有些氣悶不過，只不便當面去問他。好容易找到一位毛醫士，他們便如展開字典一般，要打破這疑難的字義了。毛醫士把他們引到門邊，悄悄的說道：『這件事說來很長，我現在只能簡單的說罷。你們遠行之後半月，桂小姐就出院了，當時他們一番傷離惜別的情，真

有令人迴腸欲斷者。小蘇於她去後，三四日不露笑臉，幸而我們院裏，接着又來了一個女病人，就是今日的新嫁娘程小姐。她的豐姿，還在桂姑娘之上，而且又是道尹的女兒，不知怎樣，她也深深的屬意於小蘇了。小蘇有了這麼一個替代品，纔徐徐的把桂姑娘忘懷了。程小姐本來沒有什麼大病，只是一些頭痛，既結識這麼好的一個異性朋友，她的病魔也就立刻宣告讓步了。她並不像桂姑娘這樣膽怯，只能假託名義，想在院內多挨幾天。她却公然向她父親提出要同小蘇訂婚了。程道尹老年一女，希罕得什麼似的，一向放任她的行爲，什麼事都聽她自己主張。所以小蘇居然一帆風順，得到今日美滿的結果。而我的無形憂慮，也從此得告脫卸了。』毛醫士說完這些話，向他們一鞠躬走開。

老哈惦念着毛醫士的話，『道尹的女兒豐姿又遠在桂姑娘之上，』他想了想發聲道：『啊。』

耿先生道：『可憐的桂姑娘！聽到今日消息，不知要怎樣的傷心失望呢？』

他們談話中間，忽然履聲寥寥，門外又進來一對手臂相挽的男女來賓。一樣是都容麗服，光采煥發，亭亭的盪漾進來，把一堂客人的視線都吸去了。小蘇趕忙過去，一一的握手，表示殷勤。正於此時，耿先生忽然拉了老哈一把，低聲著說：『喂！你看這女人是誰？』老哈唔唔的響著，只不答話。他又瞪視著一會，纔說道：『是桂姑娘麼？怎麼見了小蘇，又若行所無事的呢？』

— 優 勝 劣 敗 —

『可不是桂姑娘？你看她還是同從前一樣的蓬鬆的髮，圓潤的臉，低闊的肩膀，巧小的身材麼？只是現在身軀，似乎壯大一點，臉上又加罩了一層喜氣了。你再看她挽著的丈夫，是何等出色的人才啊！又彪大又優美，只這立著的姿勢，也豈是小蘇所及。她這樣稱心滿意，誰還記起前事呢

耿先生叨叨的說，却把老哈聽得呆了。呆了半天，纔發聲道：『啊！』
這位桂姑娘的丈夫真會應酬，在幾個陌生客人前，個個都致送一張
卡片，老哈也接到一張，其式如下：

德國柏林大學醫學博士
北京博愛醫院院長

富 美 強

老哈看了看，又發聲道：『啊！』

當老哈同耿先生喝了喜酒回去的時候，耿先生對老哈說：『你從前的
議論，真是顛撲不破咧！』老哈悵然道：『但是我的戀愛小說，也終究作
不成了！』

三張美術片

經過一長日的工作，他微微覺得有些發倦了。而且在這麼一個空氣不充足的地方，多用腦力，自不免要頭目昏沈。他拋卻書本，吐了一口氣，從寫字臺右履內，找出半支吃剩的香煙，用火燃著，徐徐的吞吐。在煙氣迷漫中，他傾首看窗外。那時正當初夏的傍晚，天空的雲片，輕輕移動，隔離幾片鮮紅的遊霞，和蔚藍的天色，綿互錯綜著，造成一幅自然美麗的畫圖。隨壓的太陽，努力放他血一般的光芒，表示他最後的威力，但終究是不能嚇人的，祇使人起了一種愛戴之心罷了。他默默的想着，不禁出了神。最後他給那誘人的晚景蠱惑著，覺得有出門散步之必要，於是他就擲去了口中的殘烟，從臥榻裏檢出一件假嗶嘰的長衫披上。他的臥榻，面積並不大，而其容量卻極可驚；除原來功用供人睡臥外，兼要充作衣箱與書

架。他爲了便於取携起見，把衣服亂堆在內；又喜臥著看書，看畢就放在床頭，再不取出。所以他床內的物事，逐日擁擠起來，很有人爲他擔憂，以爲長此下去，必有一日容不得身。在他却毫不介意。現在他所焦灼的，是所穿的長衫，脫了最關緊要的鈕扣兩枚。這却十分使他着惱，因爲這麼一來，行動很不方便。其實他這件長衫，本來不應再穿。四五年的服務，在長衫也可告無罪了，然而主人偏不聽他卸責。這無怪他要自告衰老了。那時他於惱恨之下，想出一個補救的方法，便再穿上一件玄色紗褂，勉強把脫鈕的地方籠罩住。這一件染滿白粟色的褂子，配著那顏色不勻的長衫，可謂鉢兩悉稱。因爲向不加以摺疊的緣故，他們纒亂的態度，也都相等。仔細研究起來，長衫上多有兩個微小的煙火洞，這却爲褂子所無。

他穿着停當，便要想到往何處去的一個問題了。無目的行走最乏味，更非一個人所能。想去探望幾個人，實在沒有人可許他去探望。有卻有一

個，只是他去得勤了，今日不好意思再去。他躊躇著，偶然拏一面鏡子照照臉，覺得自己頭髮長得可怕，兩旁鬚鬢也有些翹起來了。他微嘆道：「我憔悴了？然而誰知道呢？不如趁今日去修刷一下罷。」這念纔一萌動，又立刻打回去。原來他是最怕修髮的。他以為木然坐在剃頭店的高椅上，把一個頭聽理髮匠胡亂擺弄到半小時之久，是最熬苦不過的事。況且今日是要去欣賞晚景的，怎麼倒跑了去受苦？所以他立即取消了自己的提議。然而到什麼地方去呢？想了一會，他憤然了！偌大一個上海，竟沒有我的去處麼？這話不錯，情形確是如此的。他生就了一付拙訥的材具，做出來舉動，總是不討人喜歡的。所以什麼人都不要和他交接。他孤零零自覺乏味，也很想學些乖。然而不能。這也許是他註定的命運罷。最後他決定訪石先生去，就是他常去而又不好意思去的地方。

他惘然的出了門，很無意緒的走著。眼看路上來往的人，往往互相招

呼行禮。他們的表情，有誠懇，有不誠懇，有熱心，有不熱心，他一一辨得出。於是自己也預備着有人過來，和他點頭握手，但是終究沒有這回事。偶然有人經過他的面前，看他幾眼，却是詫怪他的衣服不整齊，有失上海人的常度，一種輕夷蔑視的狀態，立刻從看者的面上表現出來。他也覺得到，便勃然大怒了。可是沒有發作。後來他走到一家書局門前，瞥見玻璃櫃內，列著許多美術畫片，說是德國新到的。他動了雅興，就躡進去細細觀看。結果揀了三張，一張是一個半身的美人；一張是一個小女孩，坐在一隻狗上戲耍；一張兩個青年男女表示愛情。都有很美的意態，活潑潑的姿勢。他欣然買下來，把他們插在袋裏。就匆匆走向石先生家裏去。

石先生住在一所又高大又幽靜的洋房裏。他是每日來慣了的，一到門首，就用手去按電鈴。按鈴的時候，他心中不禁起了一陣跳盪，只怕來應門的僕人，對著他注視。這便教他局促了。幸而僕人並不如此，他照例問

了一句『先生在家麼』？就大踏步進去，顯出很從容的樣子。其實他正懷着鬼胎，計算僕人心中有沒有譏笑我每日來此呢！他一到石先生的書房，石先生正和一般女人們談笑着，光景很是美滿。一見他進來，女人們就都逡巡的退了回去。他抱歉似的說『來得不巧，又打斷你的佳興咧！』石先生帶笑說：『我們那裏還用這些客套？你現在居然也曉得這些了！』他興奮著說：『我正在學習交際呢！淡漠的滋味嘗得夠了！現在很想求些人生的慰藉。』石先生接著說：『是啊！我早想同你說，你的生活太枯燥沈悶了！總得改變些性情纔是。據老子說你的爲人，女子們見了你就要逃。孩子們見了你就要跑。這雖是一句頑話，也見得你木疆之至了！』他笑着說：『我又不是野叉，一樣是個人，只不會講幾句軟媚的話，扮一副巧笑的臉罷。何至於見了我，就逃就跑呢？』石先生道：『自然說得過分些，只是你的神情確乎太冷酷了。說話尤其生硬，所以沒有人和你親近。只據我

的三個孩子，最是頑劣不過的，別的友人來了，他們總繞著歪纏。惟有你來得最數，他們反引而遠避。這不是你的人有稜角麼？」他聽了惘然道：「我真不懂爲什麼無往而不取憎於人？自問也很具熱情的，又何嘗有冷酷的神情來？說話誠爲生硬些，我也很想改，只是改不得。無論怎樣宛轉的話，一到我的口中，總是硬而無情。這真無可奈何的事！我也很明白自己的短處，所以更不敢多多講話了。」石先生接著道：「正惟你不多說話，你便陷於冷酷的嫌疑了！我以爲你要學習交際，須得從結交孩子們入手。結交孩子們的方法，就在多用言語，引逗他們，積久便能漸成自然了。」他聽了這幾句話，很感興趣。便請石先生把他三個孩子叫了來，開始進行的交結孩子的手段。起初問問他們年齡，名字，讀書的程度。這些很無意味的問答，在他已是費盡心力，而孩子們還是很漠淡的對待他。這幾乎又要使他失望了！幸而他想起袋裏三張美術片來了，或者可以借得一番有力

的助，便取了出來，高高的晃了一晃。果然，這衣服興奮劑不差，三個孩子一齊圍攏來，伸著手向他要。他重新納在袋子裏，用許多言語去要挾他們。他們這番有興了，都含著親切的意味看著他。對於他無理而麻煩的命令，一一順從著。經過這一番的纏擾，那孩子們頓時與他融洽了。便有一個跨上膝來，想拔他的鬚鬚；一個竭力攀他的衣袋；更有一個殷殷的替他拍去褲子上的白塵色。他笑著同石先生道：『我的試驗成功了！』他便取出三張畫片來，一一分給他們，還答應他們下次再帶些較好的畫片來。

以後他每次到石先生家裏來，除却石先生竭誠歡迎外，還有三個小朋友，很熱情的同他周旋。這自然增了他不少的愉快。曾有一次，他很興頭的說道：『想不到三張美術片，竟能使我懂得交際之道咧！』

— 三張美術片 —

元旦的湯團禍

新年的第一道陽光，射到一家新縫閣上，分外來得絢爛灼耀。水晶簾前，茜紗窗下，布滿著一片溫馨的氣象。在遠空隱浮著的鑼鼓聲裏，益襯出當前的消靜光景來，令人愉快不盡。

新少奶曉妝初罷，正擎一個注電盪髮器，對著妝台細盪她纔攏起的雪髮。將近中年的郎君，穿著一套嶄新西裝，還未曾把外衣披上，浮著一臉得意之色，負手旁立而觀。

『你儘立在這裏作甚？』新少奶於忙迫中飄著媚眼，斜睨郎君，這樣的說。

『「水晶簾下看梳頭」這是自古的韻事，我今日身臨其際，怎能不細細領略呢？』郎君逗著笑容，從容的答。

「但是我可不准你看，除非你有新異的意見發表。」新少奶低低的說。她已將髮鬘盪好了，正對郎君嫣然一笑。他接著說：「你看盪的好不好？」

郎君於是儘量把一個妝成的美人，打量一番，帶笑帶讚的說：「美哉！一團如煙如霧的鬢雲！」

新少奶似乎很高興，然又不肯直接去領受他的贊詞，便搖頭道：「偏不信你的話。你從前不是說頭髮蓬鬆鬆，是不正經的麼？怎麼今天又說什麼美哉美哉呢。」

郎君要博得她的歡心，就立刻抗辯道：「像你這樣勻整的燙髮，我怎麼會不贊成，可是我對於一般有意把髮散亂著的，確乎有些懷疑，因為她們的用意，太不正經了。你想一部散亂的頭髮，是不是表示纒離床榻的情形？她們有意妝成這一番釵橫髮亂的狀態，無非是引人人勝的意思。這一

著，我不得不佩服你們女子色慾思想的發達了。」郎君說完，大笑起來，新少奶的兩頰紅暈了。她似乎覺得他的口吻太侮辱一般女性了。爲了掩護同性起見，不得不給與他以相當的懲戒。於是她就嬌怒起來，「輕薄的口吻，誰同你歪纏？」說完這句話，便要轉身走開去了。

郎君惶恐了。他過去拉住她的手，淺笑著說：「你慣會動些閒氣。一句平常打趣的話，而且又不是說你。你們女人往往要替同性辯護著，從前瓊如也是……」

郎君立刻覺到忌諱，把話咽住。然而新少奶已大怒起來，起先是伴嘆，現在成了真怒了。她摔去手掏出我的手帕來，大有欲哭的樣子。一面還冷笑說：「既然這樣念念不忘於舊的，何苦又把我……」

郎君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了，便竭盡柔撫的能事，去豁解她的煩惱。在十五分鐘以後，一段小風波，纔得到結束機會。誠然費去郎君許多的唇舌

，纔能有此和平之結果，而駕言出遊，也確是其間暫停條件之一。

郎君心安了，便預備出遊，預備作一回並肩携手的遊行，給路人以一些愛情的表現，或者能引起人的羨慕，可以格外彌補她不足之情。於是郎君吩咐廚媪，趕快做起湯團來，替代這一天的晨餐。

正當樓上柔情如水甜蜜無間的時候，而樓下一個六歲的孩子，却感到極端無聊的境况。門外的兒童歡呼著過新年，他只在小客堂的門檻上，悄然獨坐著；身上穿著隔冬的舊衣服，兩手縮得緊緊的；一雙小腿因為褲短的緣故，全然撩在空氣中，紅凍得不堪。但是他並沒有何等的要求，也不覺得有何等苦痛，只是惘惘的坐著，全沒有一些活潑的神情，似乎在他這樣小年紀，已飽嘗人世間的寂寞了。

他坐了一會，覺得太枯寂了，便立起身來，惘然的四顧。堂上掛著幾幅神像，坐在側首的一位年青的女像，在他似乎是最熟識了。於是他蹣跚

地走過去，仰著頭靜看一回，兩手仍是縮得緊緊的。他似乎在想，似乎不在想，似乎有些傷感，似乎不見得傷感。他口中輕輕叫了幾聲嬖嬖，仍然回到庭前來了。

又過了一會，他終於摸到廚下去，找尋燒飯的孫媽。孫媽正端著兩碗熱騰騰湯團，送到樓上去，一面悄悄的對他說：『廚下還有兩個剩著，你就去吃罷。』

他很明白新年初一，大家是要吃湯團的，而且不但人要吃，連祖宗也要去供奉，所以他就要求孫媽，把這兩碗團拿去供奉堂上的嬖嬖。這實是在他不解事中偶然一點解事。

孫媽不理他，逕自上樓去了。他著起急來，連連的叫孫媽。

『孫媽！你把湯團供給堂上的嬖嬖吃罷。』

因為叫不回孫媽的緣故，他便摸上樓來，一壁走，一壁叫，一步，兩

步，三步，辛苦艱難摸到樓梯盡處。這又是他解事中的不解事。

「孫媽你把湯團供給堂上的嬖嬖吃罷。」

這句話早由空氣帶到新少奶的耳鼓中。她陡然變色了，惡聲衝著郎君說：「你的兒子咀咒我哩！新年初一好言語！今日決計不出門了。」

郎君意外的失了望，把剛纔費盡心力挽回的怒氣，重新又添上油了，這不能不恨那孩子。於是他不發一語跑出房去。

房簾揭處，孩子立在樓梯頭。

「孫媽！你把……」

郎君的皮鞋正對孩子的胸膛踢去，從樓頭一直滾到樓梯底，以後便悄靜了一忽兒。

溫馨的陽光，漸漸移上階來了，照著軟榻上的孩子，兩手掩面的躺著。孫媽坐在旁邊，微微有些傷感。堂上掛著的年青女像，似乎斜睨著孩子。

，顯出十分悽切的樣子。那時郎君與少奶正在街上並肩携手的走著，受盡
一路人的豔羨。

新少奶的氣已盡消了。

—— 顧園湯的且元 ——

母親的心

在外過慣了流浪生活的他，今日在他母親膝下，做一時的驕子了。他剛從輪船上回到家裏，一起起的行裝，正在安頓。二十九歲的姊姊，和二十一歲的妹子，都忙着給他服務。被着白髮的母親，也撐着老腰，一刻不停的奔走料理。大家全是喜氣充盈的對着他，彷彿得者一件異寶一般。他在快樂之中，萬萬不相信自己這麼一個渺小的人，給他母親姊妹看來，竟是一個重要人物咧。

一切都舒齊了。母親拏出四個雞子來，預備給他做點心去。姊姊搶過來說：『母親！你坐着罷。讓我做去。』他搖手說：『不要做了。剛纔輪船上喝過一杯咖啡茶，吃了一盆愛司餅乾，也儘飽了。我是剛回家的，正該大家坐下來談談，何苦又跑到廚下去。爲這些事費工夫。』母親搖頭道

：「談話的時光正多，何必急在這一剎。那些外國餅干夠什麼飽。」姊姊笑道：「不妨事。我擎一隻火酒燈鍋子來就在這裏做罷。」她果然這樣辦。那時妹妹也端了一玻璃杯濃碧色的茶進來，說是纔泡來的。他喝了一口，覺得異常清芬。母親問他好不好？他說：「很好。」妹妹笑道：「自然好的。這是愈家婆在兩月前送給母親吃的兩前芽茶。母親因為你喜綠茶，纔為你甞著，還加上代代花呢。」他沒有話回答，只徐徐的把茶喝完，看姊姊的雞子有沒有好。她正用匙子撮著白糖，要加入鍋內去，見他看時就笑著說：「還是老脾氣。要甜些罷。」他點點頭。她加了多量的糖，然後用碗盛著，送到他的面前。他嫌一大碗太多，主張分些出，母親決計不答應，說他一定吃得下。當他吃的時候，三個人都旁坐着看。他母親更注意他的面色，又過來用手摸他的背部和臂膀，爽然道：「看你面色倒好。身上肉依舊不多。」他立時明白母親的意思，想格外用有力的口吻去抑止她

纔萌動的憂思，就道：『母親說我身上不胖，但是我的體力，實在真好！這一年中，連頭也不會痛過一次，胖不胖倒不成問題呢。』姊姊也接着說：『身體果然較前強壯得多了。你看他行走時兩腳放下去，很有些堅實的意思，』母親聽了這纔感快。

別後一年的見面，在理應有許多話要說。但是大家爲一時的愉快所蒙，竟找不到一句切要的話。他問過母親的起居，約略得知家中的狀況後，就漸漸談到客中的各種情形上去了。他無秩序的說著，姊妹們聽了都很有味，只有母親不甚注意。她似乎想什麼心事，獨自把眼瞪著，驟然問他道：『近來胃口可好？我看你剛纔似乎有些吃不下四個雞子呢。』這兩句話平空而來，對於他們熱烈的談話，不免給一個巨大的打擊。三個人都出乎意外的錯愕起來。他用率直的話答復了母親的疑問，又繼續講他故事了。可是這種同樣的岔問，竟不幸而常常遇到無不是從他母親而發。所問的

又無不是他健康上的問題。他因母親不時打斷他的話機，覺得不高興，然一明白母親的心方完全放在自己身上，則又不禁要感動到哭出來了。

他們談話中間，還有一段小小的風波；原來他自命是一個純正學者，最看不慣一般有浮夸習氣的學生，更不滿於女學生的輕薄態度。所以他常常發揮懷疑學校制度的論調。今日偶爾談到女學風氣問題，又引起他的感慨來了。因為他妹子也在女校讀書，所以他就衝著她說道：『現在女學生的習氣太不堪了！我爲了保全你的名譽起見，幾乎要你立刻退學。』他說時憤憤的怒氣跟著出現於他的面上了。這在他妹子自然覺得難過，很想分辯幾句。姊姊却已搖手笑道：『不要說了！現在誰高興談這些正經問題。』她忽又改變口風，打趣他道：『妹子的事，且不必說。將來別討一個有女學生資格的嫂嫂就是了。』大家都笑了。這個問題本可丟開，不料母親聽了他剛纔幾句話，忽然來接口道：『我早就想叫你妹子不要入學堂咧！』

現在你也這麼說，這個主意便可打定。」姊姊是一個性直氣爽的人，見妹子有些過不下去，就道：『母親這麼說，未免過於重男輕女了。偏是兄弟可以干涉人，妹妹便不能自作主張。』他也笑道：『母親！別提這事了。本來是一句頑話，幾乎要得罪姊妹二個，我現在取消自己的話了。』於是三個人立刻回復以前的笑容，爲了這些細瑣的事情，忽而喜，忽而惱，在他看來，覺得分外有趣。

吃中飯的時間到了。桌上的菜都是他所喜吃，這顯然是母親特地爲他預備的。其中有一盆烤紅了的大蝦，也是他所素嗜，然而爲了去殼的麻煩，往往懶於下箸。姊姊曉得他的意思，就儘量把一盆的蝦都去了殼。妹妹望見桌上少了醋，就跑到廚下去拿了醋來，因爲曉得他善於用醋的緣故。種種體貼情緒，他都理會得到。一陣因快活到極點而起的悲觀，突然壓迫了他。他也不多說話，只努力的抓飯一碗。飯完了，盛飯的義務，當然由

他妹妹承受了去。這天胃口真好，連連吃了數碗。母親看了，自然高興。最後一碗飯要盛的時候，姊妹們都已離開舀水去了。只剩母親一人，就立起來代他盛飯。他本來想縮回的，畢竟理性敵不過感情，他以為在理固然不應該，但是做兒子的討些母親氣力，也許格外要使她歡喜些，所以他就毅然把飯碗交給母親了。

他細細觀察母親的神情，較前蒼老得多了。撫愛肚子的心，格外見得濃厚，不論什麼事情爲了他而做的，幾乎都要經過她自己的手，纔能安心。雖然有姊姊自告奮勇，她還是時時幫著料理。她的心本來是多愁的，現在年事一大，更容易牽動憂思。爲了這層，他很怕同母親談天。因爲偶然有一句話，講得不慎，便是供給她愛思的資料了。譬如他說了客中患病的苦况，或是講些傳染症的危險，這便永永不能磨滅在她的腦中了。姊姊告訴他，曾有一次，他講了一樁海行遇險的故事，以後他出門時竟使她一整

夜不會合上眼呢。

他書房內的床鋪几席，都經姊妹們安排停當了，母親還要親自進來檢點一番。他眼見老人家顛巍巍的摸來摸去，心中很覺不安，可是沒法勸止她。夜裏他是遲眠慣了的，而且家裏清清靜靜，很可以看看書。但是母親不答應，再三催他早眠。他聲明早眠是不能入睡的。她說：『睡不著養養神也好。』他違不得母命，只得睡了，母親替他蓋好了被，放下帳子，把一盞菜油燈微微點着，然後退出。大概過了點鐘光景，她又用極輕的脚步走來，喚了他幾聲。不見答應，這纔掩門去了。其實他何曾入睡，不過母親的心思，他是猜得透的，倘若這番不裝睡熟，她一定還不肯就去睡呢。他在謦騰中引起很多的感念，想起客中無聊的生活，和今日情形比較起來，彷彿竟是兩個世界了。他所愉快的不是貪些起居上的舒服。他很明白物質上的享用是可以代價辦到的，只這一片真摯殷切的意味，真是他精神

上無窮的慰藉。有了這一點，很可以使他傲然驕人了。他想到這裏，竟自睡去。夢中覺得一身又在輪船中，硬把他從母親的膝下帶到冷酷的海外去。這在他又何等的失望啊！

E 姑娘的入學問題

做了一個上等人家的女兒，既不必要伊來充處理家務的助手，又不必受經濟的限制，只要本人願意讀書，似乎很可以求些學問上的進益了。然而意外的波折，竟使一個立志向學的女子，終究達不到入學的目的，這又是誰的過失呢？

記得民國初年，內地的學校紛紛開設起來，女權運動，也漸漸有人談起。在這新潮流輸入之初，女學校便有引人注意的必要。像我們這樣一個偏僻地方，也居然有幾個女學校，應時而興。這不是很好的現象麼？如果照當時的進步程序，推算起來，到現在十年光景，雖不能確定女學發達到如何程度，至少也當使人人心目中不復有仇視女學校的一念。這便是無形中的效果，前途發達的朕兆。然而現在我覺得一般人對於女學校的懷疑，

還是瀰漫著；真心向學的女子，還是很難得到一個求學的機會，使伊永含著無限失望之痛。就我所曉得的，舉一個例。

兩年以前，我曾經在某姓人家，處了一年的館。三個男學生，一個女學生，都很聰明肯向學。他們父親是一個有錢財勢面的人，飲食起居上，雖然十分愛惜子女；對於他們的教育，却很淡漠。他以為孩子們年紀輕，隨便讀讀書，用不著細心的考慮。所以我一辭館，他就把三個兒子隨便送入一個學校裏，不再請人教授。只有一個女孩子攔在家裏，不聽入學，這因為他不信任女學校的緣故。

這女孩子的名字，我不便說出，姑且稱伊 E 姑娘罷。E 姑娘不知在什麼時候，打定主意，想入學校，和伊兄弟們一樣受平等的教育。伊也曉得父親是不贊成的；然而從心竅裏發出來的劇烈要求，終究按納不住。伊就向母親說了。伊母親聽了伊的話，不曾經過大腦的思索，就駁回了。伊也

不舉什麼理由，只是微笑着說：『女兒省些罷。家裏住着不舒服？跑開去叫我怎麼放心。我們這樣人家，還怕喫著不夠，讀了書什麼用？』五姑娘那裏肯服，只是要求着伊和父親說去。伊起先不答應，後來五姑娘再三的說，這纔答應。他們夫婦商議過了，把五姑娘叫了來，由伊父親懇切鄭重的對伊說道：『你是我所心愛的。提出來的要求，什麼都可容納，只是這一件萬難辦到。不是我重男輕女，把兄弟們送往學校，把你攔在家裏，實在這裏沒有你求學的地方。那些女學校，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清白的女子墮落在這裏面？他們沒有識見的人，或是不悉其中情形的，懵懵懂懂把女兒送進去，這也罷了。我是一切都明白的，又怎肯聽你到這麼危險的地方去呢？正唯我愛惜你，所以不准你入校。要曉得我是善意的勸阻，不是惡意的禁止。明白這一層，你就不至於怨恨我了。』

五姑娘經過這一番的教訓，曉得父親的意志正堅，一時不能打動；然

而伊入學的念頭，并不因此軟化下來。伊不信女學校真如伊父親所說的這樣效境，而且伊自信有正確的觀念，絕不至於受惡風化的影響的。所以伊仍是不斷的向伊母親要求。畢竟做母親的疼愛女兒的心，覺得女兒這樣切心的要求，實在不忍過分的遏止。伊所以就向伊父親建議道：『還是聽伊去罷。』偏是伊父親固執成見，很堅決的說道：『不能！我早打定主意，這是萬難改變的。』這兩句話，却使伊母親著起惱來，怒聲道：『女兒不單是你的，偏是你打得定主意，我就不能。老實說，我已答應伊了！』伊母親說話本來很有力量，為伊父親所懾伏的。這番伊父親恃著雙方意見一致，所以口風很硬。不料說得過分一些，竟又引起反動來了。這麼一來，倒造化了E姑娘，得有入學的希望了。

伊父親始終把女學校當作一條墮落的途徑。他雖然受了夫人的逼迫，暫時答應女兒入學，然而他還顧到一層。因為女兒已許人家，如今要入學

校，他認爲有通告夫家的必要。如果彼方同意，纔可確定方針。這一層夫
人也以爲然。所以他就寫信給親家公，請他過來。好在他們是老朋友，全
不客氣。一見面就把這事提出商量。親家公聽說未來的媳婦要入女學校讀
書，着實搖幾搖頭說道：『老伴！這件事我可不能贊成。女學校是學壞人
的地方。好好一個女孩子進去，不上半年，便沾染了一身習氣。學問兩個
字，是絕對談不到的。說個笑話給你聽聽！我有一個甥女，在學校裏讀到
畢業，還不會寫得明白一張字條兒。若叫伊提起鋼筆在洋紙上，斜斜歪歪
寫幾句嵌著英文的，半通不通的白話情書，倒還可以。現在住在家裏，一
件事不能幹，而且派氣很大，什麼都看不上。只喜講究衣服，奇形怪狀的
裝束，在伊還以爲很漂亮呢！你想我們出了錢，得不到一些好處，還葬送
了一個女兒，這也太不值得了。也許害處一層，不見得人人所感到的，都
像我所說的這般大。至於好處，我總相信是絕對無望的了。你只看女學校

裏所定的課程，那一件是實際上有用的。上好的學生，學了來也只是些膚泛的皮毛罷了。你如果有意陶成女公子，還是請個館師在家教導。能夠寫得一封明白通順的信，懂得一些立身處家之道，也就夠了。犯不着把伊推到一個變換氣質的染缸中去啊！」

五姑娘的父親聽了親家公的話，一句句是他腹中所欲言，不禁連連搖頭嘆息。他以爲英雄所見皆同，就決意不令女兒入學校去。只是夫人一方，還須費一番唇舌去說明這些利害，這却使他有些躊躇。可巧得很，這一天五姑娘的舅母來了，姑嫂談話中間，提起五姑娘的入學問題。舅母極力勸阻，五姑娘的母親問是怎麼一回事。舅母道：「別的且不說，只是太麻煩了。像我們珍子，在學校裏真忙不了！讀書以外，還有種種規定的頭意見。一回兒做新戲，一回兒唱灘簧，一回兒排着隊去送人家的喪葬，一回兒結了伴去賀人家的婚事。你唱調兒，我彈琴兒，一味供人的娛樂。」

則太辛苦，二則太不體面。像我們這樣人家的女兒。何至於幹這些下賤的勾當！我常勸珍子不必去參與，伊只是不肯。看伊還很高興呢！我現在很懊悔，明年決計叫伊退學了。」丑姑娘的母親大悟似的說道：『原來學校裏還有這樣花巧兒。這還成什麼體統？虧你告訴我，否則我幾害了我的女兒了。』

丑姑娘的父母，意見又歸一致了。他們會談的結果，把答應女兒入學的念頭根本取消。

—— 國問學入的源始 五 ——

出嫁

時代進化了，誰都曉得社會上有很多的事情急待改革。青年男女尤其注意到他們切身的婚姻問題，只是猶豫著莫敢先發。大家還在徘徊歧路的時候，畢竟學校裏的學生知識較高一籌，他們已打著社交公開的旗幟，替一般怯懦者開一條光明的路了。

自由戀愛的呼聲，正在繼長增高的時候，突然有一個女學生，出嫁給她十年前訂定而不識面的男子。這在舊社會中，雖是一樁極平常的事，然而依照一般新的主張，凡是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合的婚姻，無論如何總是罪惡的，所以就有人對這事發歎惜的論調了。

她是一個新從舊家庭出來的學生，平日十分沈默，形式上不沾一些時髦習氣。據她的家人說：『她是一個古板式的女子，最富於禮教觀念，即

一 使在學校住了十年，也不會滾入新的漩渦中。』這也許是可信的罷。

出 她將婚的消息一經傳出，她自身還無何等表示，倒是一般同學們都義形於色的抱不平。尤其是一個男學校的學生，見得格外着惱，竟至奮拳頓足，切齒痛恨。

一 她出嫁前五天，還很安靜的住在學校，家裏一疊遮信來催，纔把伊接回家去。她開始哭了，哭的悽慘動人。她既不裝飾，又不進飯食，似乎要用消極方法，抵制這回的出嫁。她母親急了，拉着一個久已做了賢妻良母的堂姊過來相勸。好容易打動了她的心，後來她姊姊對人說：『我這妹子倒比我還古板呢。』

出嫁那一天，賀客倒也不少。在那喜氣盈盈中，却時時聞着房內嗚咽的哭聲。就有幾個賀客暗中議論起來，一個村學究式的老頭子，捋鬚說道：『難得難得！不料現在還有這樣拋不了母家的女子。你看一般時髦姑娘

，那個不想急急的跑到夫家去呢。」一個比較漂亮些的商人，搖着頭道：「不見得罷。你不曉得她是個女學生麼？既不是長依膝下的嬌娃，有何拋不了母家？我以為現在女子虛榮心很重，也許是她父親給她的嫁粧不好，她覺得失體面。爲了這樣不稱心而哭，似乎遠近事實罷。」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帶着驕氣說道：「你們的話都不中肯，我倒曉得幾分。這完全是她父親的過失啊！你們曉得她夫婿是怎樣的人物啊。哼！是個窮讀書罷。像她這樣人家，至少也得配個公子哥兒。窮讀書的生活可想而知了。這無怪她要傷心呢。」

旁邊還有一個少年學生，只是搖頭不語。

— 錄 出 —

謹愿者的失敗

我們看了丁先生一段過去歷史，就容易了解社會上的立身問題了。原來社會是機詐的，是鬪奇炫巧的，只應讓權術家逞長，卻不許謹愿者託足。優勝劣敗一句話，到現在益發顯明了。但是所謂優勝所謂劣，并非指內抱的才學，只是說外展的手段，這却不要誤會罷。

丁先生的名字籍貫，我且不去說他，他是某大學的畢業生，西文固然很好，中文也還不弱。只是有一件極不好的事情阻碍他的發展，就因為他沒有充分的活動力，不能在社會上博得人的重視。他不但缺少應酬，簡直不懂交際。他英文雖好，也只能在書本上深入，叫他打起話來，就十分板滯勉強。這樣人才在洋行裏做買辦，固然失當，銀行裏充書記，也是不稱，只是一個書生的身分罷。他也曉得決不是商界中應用之才，而且非志願

所在。他初意很想著書立業，發揮自己的心得。可也不能。像這樣採取虛聲不重實學的社會，丁先生自己既沒有因活動而得來的盛譽，左右又沒有出色的人物給他捧場，即使著出書來，也不值社會一笑。他又爲家計所迫，急於想賺幾個錢，那裏顧得來許多。最後的決定，就在學校裏充個教員罷。

丁先生在家鄉私立中學校裏教授英文，校裏同事大半是他的舊同學。這自然十分適合他的脾胃了。他對於西文擅長的是深切的文學，不是膚泛的談話。是書本上的研究，不是口頭上的辯駁。他生平所怕的是嘈雜無謂的應酬，肴肩詔笑的恭維，所慣的是安靜無譁的修養，由衷摯誠的應對。種種不合時宜的條件，一做教員，那可就不成問題了。因爲學校是高尙之所，自用不著無謂的應酬，學生是求學的人，自注重在書本的研究。這麼一來，他的短處可以完全掩沒，他的長處可以盡量發揮。他自己也覺得這

是十二分穩定的事業，可供一生的致力了。誰又知道一年以後，丁先生竟歸失敗咧？讀者不要詫怪，我早說過社會是機詐的，學校也是社會的一員，自不能脫越常軌。丁先生自從進了學校，就一意發展他的才能。他一方面指導學生，一方面研究學問，此外校中什麼事情，他都不管，這就是他失敗的總原因。原來內地的學生，知識慾很低，虛榮心很大，他們對於教員的要求，只重外表，不問內容。同一英文教員，能吹牛說大話，在外面多活動，有外國人來往，這就是好。反之，口頭上不靈活，在外面沒有什麼聲譽，就是不好。所以那地方的英文教員，儘讓一般西崽式剛白度式的人物出風頭。真正有文學思想的人，反而退後。丁先生碰到這一類的學生，就不幸了。

可是丁先生的根本失敗，還不在學生方面，而在同事方面。那幾同事。雖是他的舊同學，意氣都不很相投。他們之中，也分兩派，一派向外發

展，一派向內發展的，那向外發展的，除上課外，不常住校，天天在外活動，什麼什麼會的會員，什麼什麼團的幹事；今天到那一處去演說，明日赴那一家的宴會。歡迎席上有他的影子，發起人中有他的名字。他們活動的方針果然不錯，地位漸漸增高，勢力漸漸添厚，可是本身原來的職務，卻已拋棄了一半。那向內發展的，專注重校內地盤與勢力。他們也不量自己的學問，也不問自己的本領，一味自大，驕氣凌人，把持校內的行政，武斷他人的是非。退講以後，便尋場開賭，消磨時間。這兩派旨趣雖然不同，卻有相類的一點。就是下課以後，各不把書作正眼看。他們原只是一種行版式的教員，將從前自己從先生處所聽得的書本解說，打了折扣，轉給現在的學生罷了。若叫他加上幾分研究，經過一番參攷，那就萬萬的不行例！丁先生對於這些莫名其妙的誇大狂，鞠躬盡瘁的無事忙，心中很不以為然，卻沒有勸止他們的能力，只得自己管自己罷。那知他們已不答應，

一方嫉視他單獨用功，一方欺侮他失勢獨立，就合夥兒與他爲難。丁先生不識進退，不知手段，只是橫梗其間，可笑大家一動公憤，丁先生就被擠出校了。

—— 敗失的者願謹 ——

怎樣關係？

人類有一種普遍的好奇心，出乎自然的衝動，去注意一件不關本身，甚至於是無聊的事情。這可以從細微的舉動上，觀察得到的。譬如路上有人打架，或有一輛馬車撞翻，必惹得許多人駐足而觀。我們走路的時候，若見遠遠有一羣人圍集著，也總要覓過去打聽打聽，是怎麼一回事，這確然是一種好奇心啊。雖也有人見了這類意外事情，儘自掉頭不顧的，這或許他沒有耽擱的工夫，或是心中存著一個不管閒事的理性的制裁，可不能說他絲毫不萌好奇的一念。所以我說人類好奇心是普遍的，內中自然也有強弱的差異，只是絕對的沒有，這大概是不會錯的了。

我的朋友A君，最富于好奇的觀念，不論遇著什麼大小事情，凡是稍涉浪漫而可自由探聽的，他總帶著熱烈的興味前去參與。他在路上又喜歡

猜測爲他所不識的兩個同行者的關係，尤其是異性的兩個。我和他同走時，他常於倏忽之間，發出一種暗示促我注意，還低聲對我說：『這couple，你看是怎樣關係？』在我麻木不靈的人，往往聽了這句話，纔明白他所注意的，是匆匆走過的一對男女。然而教我怎樣回答呢？他也曉得我是沒有充分的鑒別力的，接着便很得意的用肯定的口吻，說出他們的關係來：夫婦，兄妹，朋友，夫妻……等等。他說時都附有理由，表明觀察得不差。雖然這是很淺易的見識，不知怎樣我却很佩服他。有時也覺得他的假定不見得準，然而我總無以駁回，因爲這種沒有依據的辯論，決不能到一個折服的終點。曾經有兩次，却於無意中得第三者爲有力的證明。他的先見居然不差，這却教我不能不輸服他了。這兩件瑣屑的故事，倒還有趣，我不妨把他寫出來，似乎對於社會上也微微有些影響。有一天夜裏，大概在十二點左右，我和A君在一家館子裏吃點心。那時客人已不很多，坐在我們

上面一張桌子上的，是一對一老一少的男女。男的向外坐著，花白鬚鬚，額際微微有些皺紋，兩頰紅紅的，連眼睛都起血色，顯然見得他剛纔是吃過酒了。他態度很放肆，神情很愉快，且吃且和旁邊坐著的一位少婦講話。那少婦裝束時髦，但並不與他接談，只是端坐著，眼線時時射向左右，表示不很願意聽的樣子。這一幅景象陡然引起 A 君的興味來了。他看了一會，輕輕對我說：『他們怎樣關係？你猜。』我那時毫不思索的答道：『自然這是父女了。他們從戲園裏或遊藝場裏出來，到此吃些點心，這也很近人情的。』他搖頭說：『不對。』我道：『那麼，或許少婦是老者的姨太太。』他又搖搖頭。我狐疑起來，便說：『是所歡麼？』他說：『近了，但還不很對。』至是我不能再猜，便請他發表意見。他用英文拼音法，念出六個字母來：T O N B A R。我領會得是淘牌的諧音，就此不再說了。當我們將要吃完點心的時候，少婦忽然立起身來，向老者附耳說了幾

句，老者只是搖頭，表示不答應的樣子。如此好幾次，少婦似乎發怒，便把圍巾一拉，走了出去。老者並不挽留，等她走後，一陣狂笑，向隔坐一個中年男子說道：『剛纔這個淌牌還不錯麼？可是在老子身上，實在討不到好處啊！』

他乘著酒意說這幾句話，顯露十分精明自得的樣子。我聽了淌牌兩字，不期對A君一笑，暗暗佩服他有眼力，一方面又自慚識見的淺薄。出門後，我就請教他何從知爲淌牌。他說：『這是很明顯的。你自己沒有閱歷罷。猜他們是父女，這是大錯。他們談話，我雖沒有聽得分明，但看老者說話時的神情，實在不很正經，決不是做老子的對於女兒所應有。至於姨太太一層，我看老者形容委瑣，衣服舊陋，不配像討姨太太的人，而且一艘做姨太太奴隸的人，大都屈躬卑心，決不至於有這樣箕踞傲兀的態度。你說所歎雖已近是，但就這老者的身分設想，普通一個所歎，怕不見的有

這樣華美的衣服，雙方還許要格外密切一些。我從老者精明的舉止，女的淡漠的神情上，早已觀察到她是淌牌，而且還曉得她是上了老者的當呢。『我聽了這纔大悟，但我還不明白爲何這老者有意要和淌牌尋開心呢？』

又有一天，我和A君同乘火車。在二等車裏，與我們座位相隔稍遠的，有一男一女並坐著。男的坐在外邊，穿著很漂亮的衣服，額上的髮，曲曲的梳向後面，光可鑑人。鼻梁上的玳瑁邊眼鏡，既圓且大。當我們走過他身畔時，他正把眼鏡除下，用一張花邊的絲巾，細細的揩拭著。手指上的寶石戒，跟著閃蕩，放出異樣的光彩來，幾乎把我視線，震得發眩。更有一陣刺激的香味，突然衝入我的鼻尖裏，我立刻悟到是從男子的絲巾裏發出來的。我們坐定後，細測男子的舉止，斷定他是一個富家的公子。那坐在裏邊的女子，年事也不過少，但是垂辮而繫裙的裝束，看去還是處女模樣。他們並坐著，不多言談，神情都很落寞，於是這『怎樣關係』的問

題又起來了。這不但A君一個人注意。車內的座客，也儘有不少竊竊議論的。我親聽得旁座一個人，語他同伴道：『這大概是新婚夫婦罷。』其時A君也開始向我發問，我便學了一句道：『這大概是新婚夫婦罷。』他說：『不見得罷。你看那女子還是處女裝束呢。』我說：『然則是未婚夫婦罷。』他說：『看那男子，不像是未婚的人啊！』我說：『敢是那男子所挾的妓妾一流人物麼？因為妓妾大半喜歡女學生裝束的。』我說這話時，明知不見得是，還恐怕唐突，所以很不自在。他笑着說：『愈不稱了。你真沒有見識啊！』我一懷慚，忽又想到一層，便向他說：『兄妹如何？』我想這總不致有誤的了，他沈吟了一會，微笑着說：『有似處，有不似處。我也不能確定呢。』於是大家把這問題丟開。其實A君仍在暗中注意他們的舉動。過了一刻，他又笑對我說：『我擬定一個關係了。或許是父女罷。你說兄妹，固然近是，但我看那女子，時時遞茶給那男子，神色很卑順。』

男子又時時用一種上臨下式的態度，對那女子說話，所以我疑心是父女而非兄妹。』我聽了他的話，用譏笑的口吻駁他道：『你忘了年齡麼？』他插口說：『你別忙！我有理呢。你看男子不過修飾時髦一些，從神色態度看上去，怕總在三十四五以上。女郎雖已亭亭成人，但經我細細的觀察，至多不過十七八歲。因為富家子弟，大都早婚，所以得子女也早，假定他是三十四歲，她是十八歲，以三十四對十八，便儘有父女關係的可能了。』我似信非信的應了一聲，心中總不以爲然。後來車到一個小站，又上來許多客人，內中有一個，和那漂亮男子是認識的，大家互問行徑，只聽那男子很清楚的說道：『我是帶著我的女兒去應考的。』這一句有力的聲明，把一座裏對於他們倆關係的懷疑，立時打破了。當然有許多人異樣的驚訝起來，A君更洋洋自得，連說如何？但我不會恭維他，因我正在嘆社會制度的不良，覺得以後決不敢再用老實的眼光，去猜測人與人的關係了。

— 係 國 樣 怎 —

盤算錯了

這一夜星月黯淡。街上黑沈沈好不難行。方老先生剛從一家做喜事人家，喝了酒出來。手裏提著一盞簇新的燈籠，點著一枝很長的蠟燭。他慢騰騰的向前走，心裏正在打盤算呢！原來他老人家是一個極端的經濟主義者。他愛護金錢的忠誠，誰也及不上他？不論什麼微細事情，一到他手裏，總要經過一番精密審察。怎樣可以增進意外的利益？怎樣可以省去正當的費用？一絲一毫不肯放鬆。他好端端把一付腦力，都銷磨在這經濟盤算上頭。但是照現在經濟學家的眼光看來，怕他所盤算的，沒一件合得上經濟的原則呢！這天，他喝過喜酒，做主人的也會勸他坐轎回去。他卻堅執著不肯。其實這次轎金，當然是主人出的，對於他個人經濟主義，絕無妨碍，他又爲何客氣起來呢？這却也有緣故。因爲做喜事人家，大都備有許

多燈籠；對於一般賀客，坐轎的不必說了，不坐轎的，就送他一盞燈籠。他心中早有計算，以為坐轎是一時的享用，燈籠是永久的利益。所以決意拋棄現成權利，甘自走了回去。這正是他獨到之見，做主人的萬萬也想不到咧。現在他在路上，又起了一層盤算，這却為着燈籠連帶而起的。他正在想：怎樣可以把這燈籠另立標識，不致被人乾沒？因為他家裏也有客人來往，拿了燈籠去不來還，這很使他著惱。有了標識的，還得去討回來，沒有標識的就危險了。

他不知不覺到了一條弄裏。一派管絃歡笑的声音，把他從沈隱中提醒過來。他曉得這是淫業彙集所在。一般胡調少年，正在那裏尋歡作樂。他心中就起個念頭，那些人真不知愛惜金錢啊！這樣浪作浪用，可說是一些沒有盤算了！想著不免嘆息一番。那時弄裏得着樓上映射下來的燈亮，居然有了一條光明的路，不像別處的沈黑了。方老先生忽然打動經濟的盤算

。他想這裏就沒有燈籠也可行得。這條弄原是很長，我何不把燭暫時吹滅了，多少總可省下一些。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再把他點起來未遲。好在懷裏還有一盒火柴呢。他籌思着，恰巧到一家妓院門前，只聽得吆喝一聲，裏面出來一乘轎子，險些兒把他衝倒。那轎夫理也不理，呼呼的向前去了。他正待罵他一句，忽然想著轎夫手裏提着燈籠，正好借他的光呢。他這麼一想，早已化怒爲喜，就立時把自己手裏的燈籠吹熄了。趕緊跑上去，跟在轎夫後面。那轎夫走得很快，他老人家緊緊的跟著幾乎跑得喘不過氣來。

一條弄走盡了，方老先生着急起來。他怕一出弄，就得和轎子分道。那可完了！誰知事有湊巧，他出了弄，應該向右走，那轎子也不約而同的向右轉。他這一喜非同小可，心裏快活，脚步也輕了。加著剛纔喝了幾杯酒，精神還充足。轎夫雖快，却是同等速的，並不是隨意亂跑，所以他跟

著還不至於過分落後。

一連轉了幾個灣，那轎子總是和地一道。看看家門近了，他就放下了心，暗暗祝謝天公。心中還想敢是天公鑒我一片誠意，有意教這一乘轎子，做我前導麼？我的盤算真不錯啊！現在是上感天心了！

轎子一到他家門前，就停下來。方老先生在後，却怔了一怔。他憑我家夜裏那會有客來？不是客又是誰呢？他正在納悶，轎裏坐着的人，却已出來了，穿着一身漂亮的衣服。方老先生睜眼一看，不禁倒抽了一口冷

，失聲道：「噫呀！盤算錯了！」

作者道：「轎裏坐着的少年，諸位想已明白了！」

作者還得鄭重聲明一句，方老先生是著名的富翁。



7.63
5